3487
.A65
v.15

朝野輯要

十五

景宗朝 上

景宗朝 下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景宗朝上

景宗德文翼武純仁宣孝大王諱　字　肅宗長男玉山府大嬪張氏戊辰十月二十八日誕降于昌慶宮就善堂庚午封世子庚子六月十三日即位于慶淵宮崇政門甲辰八月二十五日昇遐于昌慶宮環翠亭在位四年　壽三十七

懿陵楊州天藏山庚坐甲向

妃恭孝定穆端懿王后沈氏籍青松佥正贈領相青恩府院君浩女肅宗丙寅五月二十一日誕降于好賢坊私第丙子封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戊戌二月七日昇遐于昌德

東279789

宮長春軒壽三十三　景宗即位追封王后　英宗丙午追
上徽號恭孝定穆　惠陵楊州崇陵左岡酉坐
繼妃敬純孝仁惠穆宣懿王后魚氏籍咸從領敦寧咸原府院
君有龜女　甫宗乙酉十月二十九日誕降于崇教坊私第
戊戌封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庚子封王妃　英宗
丙午上尊號敬純庚戌六月二十九日昇遐于慶德宮魚藻
堂壽二十六　懿陵大王陵同岡
庚子六月十三　上即位　傳曰監役朴泰春修撰金世欽掌
令呂必重持平姜履相縣監李廷師給牒定配罪人鄭時璧鄭
維錫放執義趙聖復啓朴泰春呂必重姜履相金世欽李彦明

洪錫等或傳播凶言煽出溥疏或疏救亮人密贊陰謀負犯至
重請還收連啓不允歲收時李廷師朴恭春金世欽并叙用前
持平權斗紀前參判李鳳徵前判書李玄逸前左相睦來善前
府使徐瑛福平君楨陽原君煐義原君烋完溪君燦軍官張天
綱僉使張漢翼等給牒丞旨俞崇李正臣鄭亨益正言金萬胄
等啓来善之自做不恭之說玄逸之敢發自絶于天之語鳳徵
之投進無倫之疏紊乱名分三人同罪楨煐烋燦七人等給牒
還給連啓不允後因左相李健命陳達只還收来善玄逸給牒
之 俞辛丑疏決時又還給因右相趙恭耆啓還收楨煐烋燦
之給牒壬寅又還給 執義趙聖復啓原牧沈廷輔 聖候大

漸時自內召入而徑出屬纊後始入來請削出刑判命集一哭
班盃酒隨後并請削奪依啓洪錫輔疏金演哭班溲溺請削職
答曰罷職正言申晳啓左尹尹就商不出庭班墓監促出詬
叱不動請罷職依啓清恩君韓配夏關外私次盃酒浪藉 魂
殿忠義以子侄差出請罷職右尹金重榮以尹就商被彈張皇
投疏放恣驕忘請罷職不允七月龍仁幼學李重過疏毋以子
責春秋一義之大者令 殿下登宝位所生之親尚闕名諡寂
寞宮閭祠屋蕭然一坏丘墓宿草荒涼伏想 慶廬哀疚之中
必有怵然不自安者朝臣秩二品尚有贈之典壹千乘之
尊獨無菟裘之加哉誕育之躬云乂承肯構致中權滉韓重熙

洪啓迪尹陽来啓　先大王處分後丙戌暗行御使書啓啟書
舀歸丁酉咸一悔上書啟書舀歸以絕痛為　教聖意所在昭
如日星仙寢未冷陰邪之徒敢逞嘗試之計云丶備忘記重遇
遠邊定配遂竄三水初政院啓時承旨宋成明稱病規避校理
洪廷弼隱然和附大諫趙觀彬論成明譴罷獻納洪禹傳論廷
弼請罷職執義趙聖復及掌令朴弼正啓母以子貴春秋公羊
之說胡傳論其非令此陰匿空疏決非一重遇獨辭請嚴鞫依
啓重遇引朴景洙尹天運李受漸并嚴刑定配重遇還配行至
平丘杖斃斃　清州儒安樟申淯權始經李德根等通文辛巳
獄以誕育　聖躬母臨六載之尊奄罹交構之誤遂陷不測之

禍今日廷臣不思所以昭雪乎云〻權世衡蔡之淑等通文吾鄉一種凶徒乃以辛巳伸卞發通其心所在不可測云〻館掌議尹志述答通乘時闖發欲售舊怒今姑墨削登徹朝廷亟行懲討云云

八月平壤呈判樞李願命劄　先大王誌文撰進後物情不滿以誌中事有關畧語無稱停為疵云臣固慮此請臣出使後命詞臣刪正蒙允所謂闕畧非臣偶漏窃附於古人諱親之義云云時李願命以告計使赴燕在途上映疏九月大司成黃龜河啓掌議尹志述以疏事發論疏頭避嫌故捲堂書進所懷李願命所撰德宮誌辛巳事沒而不書丙申事微婉其辭夫辛巳事

先王夫恢乾斷明施典章丙申事變起師生民彝倫喪　先王洞亓是非真可以建天地而不悖斯文賴而不墜也願令白首之年頗瞻利害費盡機巧怵於禍福文致奸言及公議譁然則敢以諱親之說作為義理其不忠之罪可勝誅哉巫令改撰之云云正言金樑啓大臣所撰點昧不明　先祖志業者多矣改撰之請發於首善之地巫令奉行右相李健令劄誌文即臣從兄所撰改撰之論臣何敢可否乞遞任　答曰誌文無闕漏不可改撰敵納宋水恒啓到今提論終涉重大云云　答曰志述構誣大臣語及私親用意陰險邊遠定配承旨趙鳴鳳韓重熙領相金昌集請寬遠配令大司成黃龍河正言金樑金龍慶

掌令李重協執義洪喬傳持平鄭宅河并疏救李儒趙徵等亦
疏救并不允同成均李宜顒大成金雲澤啓洋儒以齋任被譴
終不入齋不可脅威一旬空齋未安大矣　傳曰竄配之命還
收趙恭肅遂奏尹志述專昧之諱語多悖妄正言趙最壽疏志
述必欲暴揚往事於大文字令君父自絕所生之恩宜施島配
大臣論臣交章營救無慮極矣宜施譴責云云領相金昌集左
相李健命引入玉堂申昉金雲澤兩司趙啓謙洪龍祚金樑疏
論最壽罷職依　允京儒金行進湖儒洪瀗等疏請斬志述以
正無母父君之罪任敵楨翊一體按法云云靈光儒金無黨等
救志述作重遇仍請禧嬪位歸祠堂別立事○承旨李真儉疏

重遇托恩而恃義忘述僞義而絶恩皆　殿下之罪人也趙最壽之疏辭嚴義正臺臣擊去且丁酉獨對已非人臣光明道理赴燕時劄請銀貨六萬用之何處至於誌文在道封章請改以啓忘述之意云云院啓丁酉獨對時事　先王遜即悔悟誕下綵綸　兩聖之間慈孝無間後眞儉以愠對　先王之後乃於　先陵墳土未乾之時汲汲投疏必欲一反　先朝大小處分請姑先削出不　允辛丑春李願命歸到境上疏尹忘述以任所撰　先大王陵誌論以不忠李眞儉論治任獨對罪又出壙時引例貸云至日將欲何處眞欲驅臣於罔測云云　答曰忘述事眞儉之奚室予甚痛之御其安心速來復命書狀朴聖輅

疏真僉禍心嘻ㄷ甚矣幸完大事亦無大費六萬元數依前遂
納彼雖欲巧誣末如何矣云ㄴ副使李肇亦疏卞正言李聖龍
持平邕有龍連啓真僉授畀事不　允持平李廷熽疏李頤命
萬里帰来而遽遣罔測之誤還納公貨事帰虛罔尚不施反悔
之律徒令近侍相守陳暴之疏五旬尚未承　批行徨城外進
退道路云云李頤命疏正月入啓四月始下　批掌令朴致遠
疏頼真僉作竄俾大臣送朝云云十月十二日始　允真僉授畀
之啓遣史官傳諭
十月卜相領相金昌集卜入趙泰耆
十二月胡皇吊勅云云朝鮮国　王襲封五十載誠心供職忽

聞溘逝不勝痛惻遂遣大臣致祭這表章傳諭於朝鮮國　王
妻子侄云云遠接都監啓曰勅使稱以皇旨要見國　王弟子
侄及宗室事譯官等依臣等指揮以國　王姑無儲嗣王弟一
則疾病況篤亦姑無子宗室則元無近屬等語言及則又曰
王弟雖病必欲相見　王弟何嬪宮所生娶某氏為婦詳錄出
示此事不欲奉行則領相親傳文字俺等此後不為詣闕當即
復路云云臣等緩〻爭執終不回聽云云右相忝考劄見迎接
都監所啓則勅使要見　王弟子侄及宗室備局書示　王子
某嬪出娶某氏噫〻此何擧也　皇旨末端只言這表章傳於
朝鮮國　王子弟侄句論凡十四字而已何嘗有弟宗室等語

王子某嬪出娶某氏之文耶備局書示惟勤上國為失禮陪臣為冒嫌今日　王子諸宗豈敢安於此哉云云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劄曰　王弟倭要見之說臣等以病牢拒其辭雖寢至於某嬪出娶某氏一句　皇旨有無莫測比諭請見無甚關重彼亦以若不奉行則不諳關即復路為言不以一味揮斥以惹事端右相劄論答責臣不勝駭惑云云　答曰右揆此劄斷斷無他御等為國之誠予已稔知云云○忠清道幼學李夢寅等持斫刀入闕疏䟽曰昌集之無將國人皆曰可殺討復之疏一切壅蔽為先臚省喉院亟正邦刑事疏畧曰左述無倫不道之說所由來漸矣惟我　先王晚得元子定策儲位之後一種

玄陰之徒常懷不滿之意及至辛巳之変如敖奎瑞楨翊輩交
投罕疏靡所不至至於絶私恩之言猶不能發諸口今日之述
倡發不道之說其徒紛紜營救矧今北使出来多般恐喝昌集
與北使往復說話之後臣民驚惶罔措噫獨對大臣偷六萬貨
起承宣之訝惑當國首相書給一張徵致右揆之驚慮今日人
心安得不波蕩乎伏願先斬志述之罪快正昌集之罪云云還
出給 命還入兵曹草記夢寅等擅入敦化門毆打軍卒令有
司科罪夢寅原疏付之燒火疏下安重烈稱以改書未呈刑曹
啓目李夢寅沈得佑趙瀅等原情志述歎倫之罪領相救解之
後君臣之分母子之義滅絶無餘矣等此擧專出於討賊之義

唉院騎者俱以賊述血黨一向壅蔽伊日佩所刀一箇率疏下
二人陪疏投呈東漢趙勝等腰斧詣闕通訴麗朝禹倬持斧上
疏矣身此擧右今何殊領相與北使說話尤萬〻驚愕 殿下
春秋之幾何嗣續之有無元非 皇旨中間所聞昌集無端書
給彼人彼人採去春秋二字改書年字而去此何擧也宗室二
字元無彼人之文跡備局啓辭以諸宗班列坐於座上後等語
再三稟達亦何意義矣等為此明倫之擧為人所搆殺云云
夢寅杖一百三水充軍沈得佑趙瀅杖九十徒二年定配
庚子六月至辛丑七月疏劄要語抄〇刑判李宜顯疏近来朔
望殿奠輒有初敲官磨鍊之教 聖候未寧有妨拜跪而然耶

君情抑鬱有不可極校理金濟謙劄孝寧殿朔望奠損行磨鍊之教臣不勝憂歎伏乞亟收成命　聖候不至難強則親行明日奠以光　聖德　傳曰遞差政院請還收　答曰濟謙稟出忠愛　予實愧之可不　允從執義趙聖復疏陳朔望啟奠替行之未安執義任洞疏初敲官磨鍊有若永為定式者然夫有疾不參不過一時事也何可以此為永定式乎修撰李重協啓伏聞　聖候脚部有酸痛之候以此不便拜而然耶此後啟奠雖扶腋行禮恐似無妨若難強之時明白下　教以解外人之惑也備忘記孝寧殿朔奠損行實由於脚痛而李重協累煩陳達心竊慚惡縱欲強為其勢未由諸臣知悉大意李瑋疏陳前

殿真獨有此朔伏乞亟下　明教親行朔真如或難於拜跪則
祼薦一節令大臣代行此後享祀亦必量力而行苟不然但言
前日偶忘足以使人曉然每々摂行而已羣下又從而莫敢言
則是上而禦人之諫下而成主之過又曰　殿下臨朝視政專
尚淵嘿　殿下試看前史曷嘗有臨御之初終年不開講者乎
屢毬吁咈不過一唯字而止云云户判閔鎮遠啓大小祭享絶
無親享之時講筵尚未一開召對旋又停撤聖德根本之地如
此則其何以出治乎　殿下如以臣言為可則即令大小祭享
皆以親享磨鍊亦以明日為始開講事明白　下教使現聽聲
動領相金昌集啓曰鎮遠所達皆是臣所欲達者也　上曰當

依為之正言金龍慶疏諸臣延言畢竟發落只依　允而已徐
宗變疏　殿下淵嘿為主事端疑晦輒新問難甲乙論卞或欠
可否不幾於囚有稟令耶領相金昌集啓館職未備新錄遷就
臣於應教趙尚健修撰金相玉事竊有所懷金東弼蓋謂尚健
庸駿相玉濫竽近来黨論日甚互相攻擊東弼疏寧出於敗國
事之計其言不足為嫌而人別揀敦迫云云承旨宋成明疏新
錄定奪輒曰玉堂無人才彦材立公然東閣局面互換用捨倆
係趙尚健金相玉決無可出之勢相好者必欲勉出而司疏請
瀛錄之催迫尤可笑云云右相李健命劄宋成明因瀛館事直
驅諸臣於把柄之科云云正言金龍慶疏宋成明排擊銓地敞

臧庙廊必欲空朝廷而後云云領相劄堂錄自　先朝有令金
東弼巧計沮破宋成明又襲東弼餘智捨此則無以傾朝廷逞
胷臆故也云云修撰俞拓基疏中宋成明疏中趙金兩臣事弘
錄趙文令李基鎮申昉金濟謙鄭錫五申晸金民澤堂錄李基
鎮申晸申昉金鎮商李重協趙文令李德壽鄭錫五徐宗燮洪
錫輔金民澤尹寧金濟謙吏曹錄申晸申昉承旨柳重茂疏駁
懆之舉至於堂錄而極矣日ゝ敦迫只在於趙尚健金相玉卒
乃忘廉突出臭ゝ完圖巖廊如此年少何責云云金東弼疏匡
年前一書蓋出於擧世之公論而潛鋒毒鏑前後交加其時尹
錫来數疑語故作蹊語柁及人先故必欲汚穢臣身而後已臣

之高祖忠貞公德誠當光海廢母献議扶倫栲棘七年　聖朝改玉遂被奬用當時臣祖之被謫者安有彷彿於趙尚健輩以邪醜正受眾先祖之事而敢以始謫終顯等語曲入暗擬押入金恒二字於書末蓋以臣胄祖高之丁卯被譴有由於恒疏故耳夫恒疏所論專作元勳金鑒擅權誤國之罪而臣祖之橫罹無妄之禍者亦不過積忤權勳卒陷罟阱而當時士友之知臣祖之心者莫不嗟惜其冤枉到今百年乃有此擾及蓄起於論事之人逞毒於已故之祖先是可忍為我金昌集延奏掇拾錫来之餘奪身為大臣口業之無倫乃如此云云○正言徐宗燮前參判李光佐大行候班一不進參侍藥設廳署不變動彼

雖諉以勢情元無自廢之義出膺敦匠之命果如是則何不於
仙馭未賓之前一書親承起居乎責罰典斷不可已　答曰
李光佐處義無擾罷職又啓昨日洪致中擧臣論光佐事疑以
太過以光佐之候闕下以伸分義侍藥設廳未宜罷散者莫不
留宿禁門外則自外承候有何可妨所謂情勢者不過以毀板
事啓遣　先大王未安之敎此何爲便訣竟辨之端以此而謂
之進退有擾亟臣處所及云云柳重茂疏李光佐年前抗疏蓋
出苦心而亦以心事未白爲難進之義向來筵言殆近吹覓承
候都下臨哭闕外誠禮自盡至於入內班先輩處義亦多如此
當此時如光佐輩何處得耒久蘄甄復臣切慨惜　答曰當依

施判決事趙恭僖疏昨年趙尚健疏語凶極　殿下既下燭矣尚健以臣父流涕於宋尚敏疏事及宋時烈諭路餽贐一款作為脅持之計尚敏訟事陳章死於栲掠則臣父流涕蓋出於傷時愍寃非有私也其時時烈聞而歎曰此淚豈不公乎其後有為臣父輓詩曰當時哭士漢庭空大老猶稱此淚公觀則臣父與時烈素不親厚而一時憂時之淚為公非私可見矣時烈之北遷也路由三陟臣父為府使適雖官次其行中僕妾泣曰沉道困厄無人顧視惟此府伯謂或助行資莫甚矣臣母愍之乃以私藏粮饌匹布送之此不過窮途相濟之意以此之故臣不當救時烈所憎尹宣舉云者其果成說金民澤以會奏行服等

說搆誣沈珙故臣書畧及之以陷人忒矣民澤怒其議已不惟持珙并與臣而詆辱之云云趙尚健疏趙蒸億其父之慕悅大賢未為慙德而諱之雖以其疏言之宋尚敬之死既曰恕宽叫涙公之句既出疏章豈不從尊慕中出耶蒸億每以其父之為先正者為公而非私以臣見之公心尊慕孝是真箇尊慕諱之者適所以彰之也云云修撰沈珙疏丁酉臣猥叨館職時有李師命復官之命而師命之婿金晉澤之弟民澤拘誣臣身以為先臣故參議壽亮以宋時烈之門生於其沒也會葬作服而臣乃收宣舉謂之悖先會葬行服之孟浪曾仍趙蒸億之疏累登

睿覽不須追卞蓋先臣之於時烈雖以時烈之文見之有暫時講

誦之語其情分之不深可知其不為禽奚行服伊時士友無自不擊
民澤乃敢白地搆誣臣案痛心云云○校理趙文命疏今日國家受
病之源朋黨是乃一関係也朋黨之害不一而大者有五曰是非不
直也用人不廉也紀綱不立也言路不開也廉恥都喪也有一於
此足以亡國救之之道不過曰皇建其有極又曰彼此之党與幾半
一國此邊豈皆君子彼邊豈皆小人乎究其論議本領則過中失
當無彼此也論其立心之偏陝則吹覓傾軋同一套也人之才
望則俱無不可用也又曰朋黨之論古豈無之然皆賢邪顛倒
其分截然若漢之南北部宋之元祐熙豐也今之黨則不然善
惡優劣無甚異同陰陽黑白無甚分別舉一黨盡用未必皆賢

舉一黨盡棄未必皆惡將不得已而參用兩邊均平時范忠宣謂
劑之論又未免為苟且之悞終莫如建極之道今　殿下必以
大公至正之心建極于上勿論彼此惟賢是取　答曰今庙堂
稟處領相金昌集曰趙文命疏大體則好矣而說契易抹難只
白建極而又不言若何則為建極也朋黨之患古亦有之我朝
論議之歧貳已過百年自　列聖以來終不能去蓋為國之道
不可不卞邪正明是非是非不明邪正不卞則尤為大乱之道
故歐陽脩朋黨論最為切至凡為人主不患其臣之為朋黨只
當卞其孰為君子之朋而用捨之而已　上無教落李健命曰
文命之論大意則好而不過一場空說話也卞別邪正乃破朋

黨之弟一件事其疏中彼此棄所爭做宗之意極好矣○領相
金昌集啓　殿下深居拱嘿不曾留意於國事諸臣袖手恝
視隱其危矣崔奎瑞自在　先朝久已退野鄭澔權惰李晚成
金興慶李光佐諸人或稱身疾或以親病欽退無意造朝洪致
中省掃之行久未還朝李縡還出旧庄此外居此輩下不樂供
仕者亦多有之豈不慨惜顧　殿下別論引咎自責則諸臣豈
不感激而　殿下亦宜自謀激勵奮發痛改前轍則一歸之間
風采頓變矣左相李健命曰或下備忘或令政院代撫務以至
誠懇惻為主而二者之中指一下教如何　上曰惟户判閔鎮
遠曰今此別論政院代草徃復於大臣始為入啓好矣　上曰

依為之　忠州呈司直鄭澔疏　答曰御以　先朝殊遇之臣
奉身辭退是豈平日所望於卿者乎勿復控辭共濟時艱　高
陽呈刑判李晚成疏　答曰一向遞之兼牘又至愕然且悃望
御上来行公

辛丑秋八月二十日　傳延初君為儲嗣是日正言趙廷熙疏襚建
儲位宗社大計令　殿下春秋鼎盛尚無儲嗣伏想　我慈聖
哀疾中以此益加憂念而　我先后在天之靈亦必眷顧矣況
我朝宗朝曾有已行令典豈非今日所當遵奉者乎上禀
慈聖下議大臣即宜定宗社大計　答曰令廟堂稟處是夜金
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來詣賓廳　啓曰原任大臣六御政府

西壁判尹三司長官并即牌招来會以為入對何如　傳曰允
是夜二更大臣御寧入侍領相金昌集所啓臺臣之言乃　宗
社大計以大臣不言為咎臣等難免不職之罪矣臣之言至此孰
敢異議乎判府事趙泰采李健命曰茲事不可一刻遲緩故請
深夜仰對矣戶判閔鎮遠兵判李晚成刑判李宜顯判尹李弘
述工判李觀命左參贊任埅大憲洪啓迪大諫洪錫輔承旨趙
榮福校理申晳皆啓陳達矣　上曰允從矣領相曰　聖上之奉
慈殿不可不仰稟而如此處分必得手筆然後可以奉行
上曰當依為之諸臣退出罷漏後入對領相曰果為稟達而奉
受手札耶　上指案上封紙曰此矣領相躬受而手坼之乃寫

延初君三字及　慈殿諺書小紙也左相展讀畢史官翻書諺
教曰　孝宗血脉　先王骨肉只　主上與延初君而已有何
他教乎予意如此下教于大臣宜矣諸臣皆啜泣曰不勝悲感
矣左相曰承旨以傳旨書出乎　上曰唯承旨入　上前書傳
旨時顧問稱號左相曰　恭靖大王以太宗為儲嗣稱為世子
太祖方御極之故而古史以弟為嗣稱太孫臣等退當博考
而姑先書以儲嗣恐合事宜　上曰唯承旨乃書傳旨曰以延
初君某為儲嗣領相還納　慈殿諺教及　延初君三字于
上前承旨曰儲嗣已定凡干節目牌招該書三堂上舉行何如
上曰允禮判宋相琦參判李壎參議南道揆牌招　延初君

上疏辭　答曰予以不過已過六年尚無儲嗣又有奇疾茲以仰稟　慈聖俯循羣請委以儲貳之任爾其小心翼翼孜孜勤勤以副國令之望乃倘傳曰承宣往宣有疏批如前禮書啓儲嗣定歸以世孫又啓迎祈君入宮吉日　傳曰九月初旬定行

○二十二日司直柳鳳輝疏李廷馣疏請建儲臣不勝驚惶憂惑矣翌朝大臣以茲事不容掩延夜深更對處分已定云有國建儲何等重大而時任大臣在江外不遠之地邈然不知爲任御宰之初招不進者亦不更招捽遞忙急此何擧措也　殿下再聘中壺今僅數年仍居諒闇嗣續有無姑不可論　殿下寶齡方盛　中宮年緩踰笄日後螽斯之慶臣民之所願望而乃於即

祚之元年猝然為此舉其故何哉始使廷煥癡駭者草〻陳請有若嘗試者然及得稟處二字乃於更竄已深之後登對力請與廷煥和應昭不可掩至若事之不可不仰稟　慈聖者退而俟教事理則然便同使令殆近催督真可謂無人臣禮耳忙〻忽〻半夜廠廬一請再請使莫重莫大之舉至於草率之歸國體殆輕事不成揆人心疑惑久而靡定大臣及諸臣愚矣迫脅之罪不可右明正無使威福下移云云　傳曰予有一分嗣續之望則何有此教乎柳鳳輝之亂語涉狂妄不可置之御等論啓是夜閤門外領左相及大憲洪啓迪大諫俞崇司諫申晸掌令宋道涇正言李聖龍校理申昉等啓畧鳳輝內悚不滿頭有

撓動國本之意不道之罪彰露無餘請設鞫嚴問　答曰允右
相趙秦嵩荀畧儲嗣已定慶幸昌諭卅禮部都監之任未由遄
動乞遞　答勉副　備忘記曰鳳翬鞫問過當小極遠竄大
臣三司入侍時合啓依前　批設鞫事依啓趙秦嵩荀柳鳳翬
至於設鞫之擧何至是耶處分既定之後有此進言可謂謬妄
而其心出於赤忠道守人主撲殺言者恐非美事願亟收成命
答曰規御荀知鞫問過當議大臣稟處啓設鞫事不允
依備忘記遠竄三司合啓請鳳翬設鞫嚴問趙秦嵩姑先削出
不允○二十五日王世弼疏非見鳳翬疏臣之毛骨俱竦不敢
陳危苦之狀五日之內連上四章臣罪萬頂亟命罷歸　答曰

鳳翬狂妄之說何足介懷承旨宣諭又疏臣前疏以鳳翬之疏不得不難於冒當之意為言以臣之言添鳳翬罷臣之不安尤萬〻伏願使鳳翬毋至大戾　答曰可不留意以安汝心　自二十六日至九十月三旬賓廳啓連論鳳翬事兩司請奉朝賀黜事朴師益李箕翊臨昌君焜李箕鎮宋道洙等連疏鳳翬鞫問事儒生李聖澤李混等疏論鳳翬奉表及真僉投界事事并不允○初李廷熽疏入諸宰牌招時吏判崔錫恒禮判宋相琦牌不進府啓請罷不允　初鳳翬設廳令鞫之時問郎尹淳鄭錫五呈病固辭領相啓拿問定罪　允之府啓向日賓啓出於沐浴之意副摠管申翊夏承　批罷黜輒去鳳翬胥命之所奬

情俱駿請削奪不允府啓新除江監金溟當賓廳齋會之日
偃然在家不參及其物議喧騰潛往陽川縣道陳章有若嘗己
下鄉者然情迹暗然心事不美請罷職不敘不允
九月二十七日　世子冊封須教文畧曰禁中決策御士從而庶民從
貳儲正名國本定而萬品定主器之位允屬誰與奉　宗廟事監
國之任靡托無以係億兆心眷茲介藩之賢幸叶橫庚之吉聰明
孝友令譽夙彰儉約溫恭雅操愈飭周旋紫闥幾載啻藥之同
憂審通青闈童年剛葉之相戲以親則　寧考之所眷愛以尙
則　慈聖之所明宣茲予意之允諧亦衆謀之畢協天與人歸
萬姓之獨戴咸坊星禪海潤八域之謳歌方興大提學李觀尙

十月初十日下　教大小國事令　世弟裁斷之備忘十七日還收
是月初七日執義趙聖復疏略　殿下上體先古內禀　慈教亟
定國本允屬元良伏念世世弟即下生長深宮未嘗經意於當
世之務臣恐需以為國家大小事或不無思慮之所未周機宜
之所未練矣在　先朝丁丑間廷臣有以引對臣僚之際今
殿下侍側參聞教習國事之意陳之輒蒙喜嘉納今日　東宮
年貌之壯盛不啻倍蓰於　殿下當年則明習庶政又豈非當
務乎　殿下當於臣隣列接之際政令裁斷之間輒引　世弟侍
側參聽一以為商確可否之道一以為隨事訓習之方必有練於

庶務而有補國家伏願深留 聖意仰稟 慈聖而進退焉至初
十日答 聖復疏曰所陳好矣可不留意是夜下備忘記予有奇
疾十餘年未差復無期酬應萬機誠難矣今 世孫年壯英
明若使聽政則國事有依托予將安意調養大小國事并令
世孫裁斷焉初更承旨李箕翊南道揆玉堂申晳李重協請對
還收備忘迭相緩入陳達 答勿煩箕翊曰當以回天為期夜
氣漸寒恐玉體之傷姑為退去雖退次無奉承之理矣申晳啓
趙 聖復無識謬妄請罷職 上曰過矣箕翊曰本院無請罷甚
諫之規故不敢仰 達而玉堂所達非過也 上曰罷職可也
是夜東宮引接宮僚而淚泣曰今此 下教驚惶罔措俄而

上告　慈殿恳乞　大殿断無反汗之意今夜欲陳章而恐妨
丙帇欲待明朝何如弼善金樑說書趙顯命合辭曰明朝陳章
徵教至當臣等亦欲明朝進對時陳章〇是夜左參贊崔錫恒
到閤下標信即下開門　傳曰入侍改院玉堂亦為隨入錫恒
曰即位元年猝下此　教抑何故也聖復疏以傍坐參聽為言
又以南礀可否為言渠以一臺官何敢發此言乎特施屏斥之
天豈非今日之當法乎又曰臣老而不死又見此事如許莫重之事
因么麼一人之言輕舉不以為難則事無可恃矣　上曰重臣縷〻
陳達依施焉箕翊等遂還納備忘時五更三點矣〇十一日左相李

健舍劄伏聞　世弟聽政之　舍不勝驚愕進請闕下欲請對矣俄聞仍重臣所達還收臣轉憂為忻只切頌祝又曰朝廷體貌至嚴至重一重臣深夜請對政院之遽爾啓稟未免率爾當該承旨宜加警責户判李恭億請對入侍都承旨洪啓迪同入侍恭億曰去夜非常之命仍重臣請對今既還收更無可憂者而胷在乙酉　先大王有疾患故有傳禪之命　殿下恳辭不得至於雪夜露立泣禱云殿下乙酉心事即　東宮今日情境　殿下何不念此乎聖復疏入國言喧傳備忘中大小國事并令裁斷為教則喉院所當徹還苼し請對有若塞責徑先退去原任大臣恬然退坐袖手傍觀大臣及三司諸臣并可譴責然後可以為國聖復若不明示典刑則無君無道之

言將日進於前伏望特　令遠竄又曰大臣劃以深夜苟圖攻仆承宣凡國有事變夜深蒼黃之際赴闕請對孰不為可而此而防塞則言路壅塞矣啓迪曰去夜備忘出於意外深夜豈遽未及同時請對聞大臣重臣諸臣多於其時來請闕外云恭億之言可謂不諒其情矣聖復之罪屑屑宜矣又曰錫恒大臣諸臣方欲請對之時猶先入對此不過請闕有先後也恭億論斷諸臣盡意深察矣恭億曰錫恒以聖復事陳疏到闕承旨諉以門閉還給不得已請對則大臣以政院之防塞非之者不亦誤乎啓迪曰恭億所達專出挾雜之心欲仍此事使大臣三司皆至不安之境也恭億曰臣只欲規警而已啓迪歎為防塞不幾鉗人之口乎○司直李光佐疏略聖復疏入累

日大臣三司無一人言其罪者臣切痛心治亂將上聞仍聖復罷至有萬〻意外之教雖幸旋收聖復竄配之請靳允云伏乞亟正刑投畀至於大臣三司亦賴明正其罪云〻○判府事趙泰采箚前夜備忘之教與時任大臣促駕請關聞已為及汗還帰乃者李先佐以大臣諸臣未赴關渾加非斥云〻○院啓泰億以重臣之力先準請諸臣之未及入對作為話柄乘機跳踉傾陷縉紳請罷職不叙○兩司李瑜柳復明魚有龍慎無逸合啓趙聖復絶島圍置事依啓司直朴泰恒李真儒尹聖時金雒金始炯李匡輔李廣道黃最沈壽賢柳重茂李真望李明誼尹游金一鏡呂善長朴彙登尹搢金岱曺命敬李景說尹會尹東衡趙遠命徐宗廈權益寬柳

重萬鄭揩等聯名疏今日百僚孰非　殿下之臣子乎半夜禁
中尺紙猝降而大臣熟睡三司亦寂嘿漠然無一分匡救底意
倘非一重臣力爭於前席擘揩之冈極將復如何臣等又窃聞
一大臣陳劄以重臣之夜深請對咎責承宣顯有不快之心此何心
腸名為大臣而國家非帝之擧一則高枕傍觀一則投章反攻大
臣如此其他可知倫夔之歎絶義理之塞晦胡至此極且今此事
非癡獃一聖復之所自辦內畜無君之習外售帝試之謀高枕
傍觀投章反攻之大臣及職在三司寂然無言之諸臣并施譴罰
聖復亟加顯戮以正帝處○司果韓世良疏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北
面　殿下之庭者何敢以此等語萌於我敢為陰移　天位之計

安得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哉向日建儲時　恭靖大王時事云者猶未免國人之疑惑矣豈意聖後踵此有嘗試之疏也伏願廓揮　乾斷快附共誅之輿情○政院啓朴泰恒聯名疏措陷諸臣壞亂朝廷韓世良疏語兇悖逼於不敢言之地臣切痛之兩司合啓韓世良絕圍置事　答曰勿煩韓世良拿鞫啓　傳曰乞後只令竄○司直洪萬朝沈檀李徵龜權珪李泰龜李潾徵崔敬重李禎李寅錫申鄭賢金始慶李仁復金始鎮尹就商成俔成任鄭雲柱趙以進李萬休鄭秉周金廷潤張后相姜必愼李屋煥洪尚容權瑾柳壽仁洪尚寅申霖南壽彥睦大任尹就咸李光濕吳光運李熹吳瑞鍾姜樸沈尚規等疏賊臣聖後外假建儲內

懷無君大臣偃卧私室袖手傍觀此聖復同一心腸今日討罪豈止於聖復一人哉亦願施重律○領相金昌集乞退劄　答曰許施　判府事趙泰耆劄言勉附之不可左相李健命啓韓世良不可不究問首相休致之命即為還寢　答曰領相批旨已還收韓世良疏辭無擾予亦不快矣○清是君韓配夏疏趙聖復巫正王法事府啓前夜備忘居出納之任者所當急報於大臣諸宰齊叅力請事體當然不此之為乃反受人指揮深夜啓稟續續請對及至大臣之來到闕外終不啓請留門使大臣諸臣彷徨於路岐請該承旨并作罷依啓持平李瑜慎無逸啓論崔錫恒趙泰億韓世良朴泰恒罪○十三日　傳曰原任大臣

三司来會賓廳備忘記予病漸加早定儲位宗欲代勞矣諸臣不知予之本意有若因臺疏而發者然相繼紛紜故姑為還收以正趙璧復辛甫之舉也一依前昨備忘舉行　王世弟疏曰日昨千萬意外遽下臣子不忍聞之　教將欲瀝血陳章聖鑑悔悟即賜反汗不勝頌祝又伏見下賓廳之教辜欲遽然伏乞亟收成命　答曰祖宗故事毋庸更辟承旨往傳○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請對　傳曰昨今氣益不平所懷書入再荅難以文字形容必欲面陳傳曰今日備忘只欲調養三四煩瀆何如是苦耶賓廳金昌集趙泰采李廷龜姜覲閔鎮遠任堕李宜顯李光佐尹趵尹就商李肇李秉常韓配夏金演黃夏等

所懷書入　答曰予病已悉前後批旨代理乃祖宗故事卿等毋因我又所懷　傳曰使世爺分憂之外更無他策卿等須愛予而勤念也政院三司所懷　答曰勿煩○沈壽賢李真望金一鏡黃汝朴弼夢權益寬尹溍尹堅時李真儒金東弼趙最壽呂善長趙遠命李匡輔趙趾彬等疏　答曰予志已定勿煩

十四日藥房請入診　答曰快從吾言治病之良劑勿為入診勿議藥實廳一啓再啓　傳曰聽政之乳非予祖始御等退去趙泰耆僉來傳諭十三日書下政院還收十四日又命傳授泰耆疏負罪臣云云臺議方張彷徨不敢入當國家罔極之乳不得不一言而死　殿下以一時疾嫉遽謝萬機茲以血疏叫號於都門

之外云云　答曰今日事非但　祖宗故事專出於為國家也卿其勿慮爲○兩司合啓鳳翥搆動國本恭考奬許凶言春秋先治黨與恭考當先鳳翥伏法矣　殿下友隆別諭且使召来面　聖明輕視臺閣何敢仍冒　答曰勿辭○庭請三啓　答曰代理不過丁酉已行之事分苦分痛兄弟義事予病少愈則復視庶政非難勿復煩撓即速出行○領府事李頤命以建儲賀禮未參罪疏又以國有大事將以請城外陳情待罪疏云云　答曰客歲往返萬里不得相面今日處分已定真僉已竊御何不幡然○王世弟再疏　答曰爾既知予病胡不諒哉三疏　答曰雖日呈千章萬無允從之理更勿煩陳以安予心十五日輔德

俞拓基司書尹鵬淳善申晸徐命均說書趙顯命等疏○司直權瑾沈擴睦天任睦臣敏等疏嗚呼痛哉　殿下何為出此言也　春宮何安受此命也　殿下雖曰有疾　殿下之無疾一国之所知也　殿下雖曰非予本意　殿下之本意一国之所知也　殿下此乱聖復辟致之云云○待罪臣趙泰耆又疏畧国事至此　是於臣救他不暇顧臣當依古人一百十八章之例以回天為期云云○三司合啓鳳輝事兩司合啓恭肅世良事新啓權瑾拿鞫事不允○院啓洪萬朝削黜事府啓朴泰恒遠竄事○賓廳啓臣等三日之内陳願者三永對者七　天聽愈邇臣等罪固萬死備忘謹更還納　傳曰勿煩○政院三司

啓請啓宗班庭請啓　答曰已論○王世子四疏五疏　答同
前○十六日庭請啓是夜下備忘曰此予至誠之言也左右可乎
世子可乎御筆思之前下備忘乱行與我兄弟分苦分痛以扶
將亡之國○十七日領相金昌集領府事李頤命判府事趙泰
采左議政李健命聯名劄曰伏閤四日請對六七日終不得命音
臣等之罪萬死惟輕去夜備忘尤非臣下之所不忍聞者當初備
忘中大小國事并令裁斷之教實國家所未有之事臣等雖被
萬戮不敢奉承至於丁酉事自是　先朝裁定并令裁斷之教
不啻有閒況　聖教出於惻怛為臣子者亦安敢以輕遽為拘
只依丁酉節目擧行幸甚　傳曰右議政趙泰耆政院三司引

見○傳曰時原任大臣及重臣引見○大臣諸臣引見時前後
兩度備忘記去夜所下批旨并還事定奪四大臣聯箚還下○楗
山蔵曰趙泰耆閉四大臣聯箚蒼黃入城使錄事送言于領左
相荅曰俄以丁酉節目亂行之意陳箚此外無他道理云云泰耆
自宣仁門入以請對之意送言于政院政院曰臺啓方張不可循
禮啓稟云云累次相持之際司謁　傳教于政院曰聞右相入來即
爲進對又　傳曰右相及三大臣請對遂有引見之命時崔錫恒
李光佐李肇韓配夏金演李台佐亦追到閤門外請對○上
御進修堂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右相趙泰耆領樞李頤
命戶判閔鎭遠參贊崔錫恒判敦寧相琦工判李頲命禮判

李宜顯吏判權尚游兵判李晩成清恩君韓配夏司直李光佐江
留李台佐吏叅李秉常江監金演刑叅李肇禮叅李墣都承旨
洪啓迪承旨洪錫輔趙榮福安重爀兪崇玉堂兩司并三十六人入侍
時金昌集曰臣等誠淺不能回天一向強聒有所不敢朝與諸大
臣陳劄不能力爭之罪萬死無惜李頤命曰臣奉命出壃歸後樓
遑尚未一登　天陛意外有非常之教諸臣累日伏閤切欲封還
傳教更欲稟定姑罷庭請矣李健命曰昨日　批旨尤豈臣子所可
忍聞者耶臣等累請入對終始牢拒又聞此教若仍此停啓則恐
有難言之慮故敢仍　先朝丁酉事陳一劄矣趙泰耉曰臣遭劾屢
鄉此時義不顧私冒沒進身聞大臣有欲停庭請之議臣不勝崩

迫之情欲以死生必爭之敢此請對昔我　先大王乙酉欲爲傳禪
臣僚伏閤竟至回天丁酉則　先王春秋已暮矣　殿下今日大有間
焉決不可援例云云因泣下被面崔錫恒曰昨日庭請批答三更未始
下　批旨有驚心語大臣會二品詢問意見臣未得進　請萬無停
止之意爲答大臣以姑爲退去陳荅後以待罪爲定即以御寧
百官待令之意矣臣見今大臣聯荅則乃以丁酉節目爲辭臣
誠驚惑具疏欲呈政院退却去矣今幸登對伏望前後備忘
一并還收李先佐曰臣六年扈衛久未從容忽聞非常之教不
勝震驚來參庭請期於進請乃已此事不待兩言而決耳前
後備忘一并還收幸甚金演曰　先大王乙酉傳禪之教其時

已脫　聖候沉綿因諸臣力爭即為還收　殿下春秋鼎盛今
年是元年也乙酉　下教比今日備忘不啻相懸而　先大王
還寢成命豈非　殿下之所當法者乎李健命又曰去夜　批
旨一節深於一節至於左右　東宮可乎之教一向驚惶若二
向力爭則恐未知至於何境乃敢以依錄丁酉例私行之意陳
劄矣昌集又曰昨日　批旨尤有不忍聞者朝者敢以節目私
行之意陳劄宗出於不得已也今者諸臣皆以還收為請臣亦
豈異者哉健命又曰曾於乙酉庭請久未從允故相臣尹趾完
以依　文宗朝故事舉行之意送言于大臣其時大臣徐文重
崔錫鼎申琓李濡等皆以為然未及陳稟　下允從之命故仍

以停止臣等累日力爭既不得請遂以區別節目依丁酉事擧行之意朝上剳出於不得已也若許還收不勝萬幸金瑩又曰乙酉傳禪之舍終至反汗　殿下以乙酉爲法昌集曰錫恒瑩輒以傳禪爲言不亦危怖乎　殿下若不及今還收則危言悖說無所不至臣等不能回天之罪將無以自解也李肇曰去夜有遞停庭請之舍雖經年閱歲決不可止而有若循例奉行者然世間安有如許道理乎韓配夏曰　東宮處中之德何安受此教乎云云李宜顯李觀舍李晩成等三司皆以還收之意陳達署同參考曰諸臣既已仰陳亟收成命　上曰惟昌集曰忙遞入來之際備忘未持來出達史官持來如何史官出去持備忘二度

批旨一張入来傳于領相領相跪納後退去○判樞趙泰采疏昨日聯啓出於不得已旋因諸臣入對至蒙反汗欲忙不知所為臣病未入對臣罪萬〻 蒼曰有疾未泰何傷○是日大臣以下退出後承旨洪錫輔進曰右相入来之由既無政院陳稟 殿下何以知之乎朝者右相自宣仁門入来招政院吏使之請對院中以臺啓方張擾例斥退之除司謁揮汗撥来曰右相入對云 殿下何從而得聞右相恭耆之入来乎人君為国之道豈可使內外無防私逕傍開耶其入告之人不可不擿抉論斷永杜後弊洪啓迪趙榮福所奏同三司進曰此非小事関係甚重必明白下敎然後方可為国矣 上終無 敎啓○兩司合啓即伏聞

臺論削黜罪人趙泰耆偃然着公服自宣仁門突入云天下安有如許変怪乎請為先遠竄　答曰勿煩掌令朴致遠啓傳禪與代理截然有異崔錫恒筵前陳達輒以今日代理之令指為乙酉傳禪之事其心所在誠不可測當初備忘下於深更之後大臣諸宰臣皆驚惶奔走闕下以為登對之計錫恒恐或他人之同入大臣亦至而不少遲待徑先獨入要衒自家獨辦之迹其為情態有不忍正視請削黜　答曰勿煩司諫魚有龍啓臣隣進接関由喉司乃三百年今者大臣自何私逕徼稟入来乎此路一開則日後有北門之変無以隄防請當該承傳司謁拿問　答曰依啓　兩司合啓恭耆符同陰釀禍辭之真僉奨翊

謀置国本之鳳輝罪関王章當該承傳司謁雖有拿鞫之命恭
考之平日交通宦侍之狀昭不可掩　聖明卜相及於宦官宮
妾知名之人已是失政之大者而身為大臣密開私逕徘徊陰
山請恭為拿覈厳斬　答曰勿煩○玉堂劄趙泰耉之潛入請
對闕數三宰臣隨其後聚會僻處踪跡詭秘顯有同謀交通之
情并宜厳覈正律○府啓與趙泰耉同時潛入者金演李肇及
其他和應突入諸人并削黜事　答曰勿煩判禁関鎮厚知禁
李観命啓承傳色崔沆伊日事全然罕諱司謁金天錫段内官
金景初言于矣身使之往傳引見云景初拿問如何　傳曰庭
請後連坐修進堂伊日門外有喧譁聲問之則右相入来云予

始知其来即為引見本非自下徵稟事承傳色司謁元無治罪事置之亦落頃夜錫恒獨對不待落請標信遽下緘以泰耆冒入初無稟落掖隷竟招後始查問遽令全釋虱國駭疑　苍口勿煩

是月二十七日建儲奏請正使李健命副使尹陽来書狀俞拓基出去○十一月清恩君韓配夏疏右相忠憤所激復欲庭請則大臣不肯又欲請對候院宇抵不意　天譴若雷特命賜對還收成命謂之社稷臣可也至於崔錫恒之罪天下寧有是耶蒼皇進對奚待齊到若無錫恒一人朝廷有能辦此事者耶黄伯孝輩疏錫恒獨先入對果何罪也泰耆之由東關以步行稍近也或曰突入

或曰潛圖自黜而寬自寬而鞫惟意所欲云云　答曰匡救進言予甚嘉尚時事之慨惋實因予之涼德是誰之愆乎○刑議李仁復疏畧四大臣陳劄曰安敢以輕重為拘又曰亟令稟旨亂行臣不勝驚駭又聞在外大臣排闥直入備忘還寢兆庶欣忭抑臣慨然者為人臣者不能耐久力爭乃曰不敢違拒區別節目欲為了當之計臣窃痛心承旨李正臣疏救趙泰耆崔錫恒○十二月初六日司果金一鏡鄭楷李真儒徐宗厦尹聖時朴弼夢李明誼等疏曰聖復闔於前四兇肆於後嗚呼向日事尚忍言哉伏閤庭籲皇勉塞責止於三日矧乎聯名上劄任自裁定倘非自外新入之大臣國之為國有不可料也甲戌兩司合啓論已巳大臣

半日庭請之罪噫半日三百真是百步之於五十步也已已請人
倘作以造認仁弘之科則今日彼輩固難逭冀顕莽操之誅罪
通于天其可赦乎又曰　先大王甲戌特下備忘有抶動国本
者絞以重律蓋其慮有不悦於元良故爰有此教又有一二元
老力為調護則彼其之類以仇讎視之自経辛巳以来任敵奎瑞
成揆憲朴尚初等換面迭出及禎朔之疏出而軋逼敲撼不啻
浪藉及至丁酉李頤命獨待請召諸臣欲為可否其情難測代
摂告　廟金昌集亦為力阻蓋恐事體漸重其勢難動故耳宗
頼　先大王止慈之徳亦有百里輿疾一介黄髪之忠保有今
日逮　殿下嗣位妖賊之述逼辱聖躬昌集輩羣起和之彼聖

復即彼使令中一者也先投帝試之疏遂降非帝之教集也在足不窺於户外健也後驅往止於關外及夫昌集之許免也健佥恭采與夫兩司羣醜奔走慌忙或劄或疏老賊釋柄則何其悶迫至此嗣君謝事則何其恝視若彼哉又曰昌集乃壽恒之子也壽恒臨死戒其子力避權要昌集乃冒擾匈輒為子不孝既若是夫為臣不忠固其所也渠亦人子回首碧波能不汗乎心而泚其顙乎願佥乃師佥之帑也包藏禍心積有年所俟眾江郊飛毒尤憯入城翌日即辦是劄恭采本以患得失之鄙夫唯利是趨卒與集健爛熳同帰健佥傳法於師佥之妖邪護法於願佥之虎猾犯分悖義便作能事四函勢成百邪影從今日国事危且岌矣又曰幸

臣李光佐在庭請之班聞遽停之議抗辭爭之健令辭氣相加
恭采從傍誑誘昌集不得已佯出明日庭班之令聚首構劄趙
晓授呈右議政趙泰耆皇到關外送錄事于四相會所言其不
可遽撤彼輩遂以劄本投示曰此外無他道理右揆於是使政院啓
旨求對承旨兩司一遽阻當一遽劾擊　宣室特召天啓明斷
集與健也蒼黃窘步景色駭怪集曰吾不忠健曰吾無狀渠亦自知似
若乞哀情狀之絶痛又何如哉又曰身佩安危之大臣幸當俞旨於崩
迫之際居臺閣者敢以陰機等語勒成罪案直請竄鞫　聖明
之世豈有監捉宮掖徘徊閣宦等事遽以黯黑題目形諸文字其
其設心亂且慘矣又曰啓迪真是晉敦之充鳳也前夜之反汗賴

於重臣伊日之徼還由於右揆而一并請罪不知事輩將欲何為伏願殿下亟乱常刑賊臣聖復及四兇一以三尺斷之喉院三司無倫無君之罪并加懲討云云備忘金一鏡等亦皆直言喉院迫當都承旨申思喆左李喬岳右趙榮福同趙喝謙并罷職　答一鏡等亦應旨進言予甚嘉尚此後初十日尹壁時又獨疏其辨尤極凶惨　○是夜二更西所衛將沈必沂假承旨除授三司請臣一并默門現告應教申晳校理申昉及徐宗燮修撰趙文命李箕鎮金鎮商大憲李喜朝外任執義趙榮世持平李倚天徐宗伋大諫黃龍河司諫魚有龍敝納鄭宅河傅曰承旨李挺周削板金濟謙罷職李正臣承旨除授　傳曰吏判權尚游參判李秉常姑先罷職沈擅判書金一鏡參判除

授戶判閔鎭遠遞差前參判金演除授刑判洪致中遞差前參
判李肇除授前都事李濟寧令除授前參議梁聖揆大諫除
授朴弼夢持平尹寧校理李明誼獻納李真儒正言除授兵判
李晩成改差崔錫恒除授金東弼修撰尹淳校理除授○初七
日傳曰訓將李弘述門外點送宣傳官奪符以來尹就商訓將
除授摠戎使尹慤為先門點備邊摠戎使李霖守禦使李光佐
○御將魚有龜請對所懷書入臣伏念　聖上仁厚寬裕忽於令
日威怒太過半夜之間嚴上薦除未知有何激惱而有此舉耶一
鏡之疏專出於傾陷網打之計也四大臣之陳劄斷〻無他六卿三
司有何可罪之端或削或罷訓將　即先朝宿將無遽改惟願

聖明亟收諸臣之罷劑令至於中枕除拜本非美事沈擅先朝棄物一鏡人望輕淺遽授銓衡亦宜收正答曰予意已定卿勿煩瀆○金一鏡疏斥外戚干政李明誼朴彝夢尹聖時李真儒相繼疏斥○傳曰洪啓迪黑山島栫棘李真儉韓世良放送金始煥叙用朴泰恒崔光恒趙泰億洪萬朝崔君彝朴責等事并停啓○柳鳳輝韓世良趙泰耆趙泰億權珪等事并停啓○三司李濟粱聖揆朴彝夢李明誼尹遁啓金昌集李頤命絕島安置趙泰采極遠竄李健命待其竣事回還并施栫棘事不允後趙泰采亦以栫棘為連陳至十二日并依啓李健命壬寅三月竣事回到松都押去栫棘金昌集巨濟李頤命南海

李健命與陽　趙泰采琮島○判府事金字杭尉救四大臣
府啓賊臣聖復潛受巨遷之嗾嗾作此悖逆之陰謀請安置罪
人聖復設鞫嚴問　答曰依啓十二月二十二日拿囚禁府啓聖復
受人指嗾之事一向牢諱請更推　傳曰不過輕忘所致還發配
所壬寅又拿鞫杖斃
吏判沈壇吏參金一鏡承旨南就明柳重茂權以鎮沈壽賢朴
彙大憲李肇掌令鄭雲柱持平尹聖時正言權瞰徐宗厦執
義李廷濟應校權熽修撰沈珙司書權盡寬吏佐洪萬過殉
善李真儒兵參韓配夏同禁金一鏡軍正呂必寬刑議金始
煥文學尹遴　初八日備忘敢以卜相於宣妄知名之人等發

論無嚴莫甚言根出處拿問首發人嚴鞫忝啓人遠配拿鞫現
告前司諫魚有龍前掌令朴致遠邊配前持平李倚大　傳曰
李重協一體拿鞫○右相趙泰耆入侍南泉記曰泰耆曰臣首
膺晉權於詞服初而一相則曰吾不與於卜相時一相則曰頗
錯誤了云被卜之人何可置出乎前冬劄陳事欲使朝廷守禮
義而已有何碍遏於東宮者乎冒嫌二字欲為欄柄臣竊痛迫
當國家非常之變時辟首天堦政院阻遏耳幸賴諸臣陳達還
收備忘臣出去之後以締結交通為目至此宣仁門於北門今
則乾斷揮廊朝著清明蒂趙泰采即臣從弟同壹至親被此罪
名臣心惶恐云云又曰崔奎瑞自在　先朝守志不變至於向

日庭請即止之後即呈一疏如此之人宜思招致之道矣如鄭齊斗素有文望李台佐治績最著朴泰恒為人恬靜尹就商武科中可用之人宜并擢用陞台李真儉李真望全始煥等人亦宜調用又曰國舅干政本非美事宜加禁抑又曰舅中或指以衰朽老孱或指以人望輕淺雖其言未必當而豈可不恤人言突然輕出乎況其行政已已半日庭請之子孫權重輔弼何可首先亂擬乎又曰逆獄連坐不可輕易收叙桓煥煣等叙爵亟令還收　上曰依為之○吏議徐命均疏畧已已餘黨干係倫紀沈擅亦其黨之一則顧無足惜乎亟銓既參同席不能救正乃反詆辱臣身云云○初十日備忘記昨年尹志述憑

藉誅文誣辱私親不可饒貸巫正邦刑○判禁閔鎮遠知禁李
親舍同禁金一鏡牌不進改差洪萬朝韓配夏趙泰億李台佐
除授○趙泰耆劄畧曰老述慈惡之典雖曰不可而第今聖化
鼎新特為貸死栲棘絶島亦足以懲其惡云云○徐令均畧
老述語極妄悖固在罔赦而我朝三百年来未嘗以私罪殺一士
今其情紀與叛逆有異況矣是館學儒生則直下正刑之令出
於羣情之外士氣沮喪豈所望於 聖明之世哉○判禁洪
萬朝啓尹老述正刑備忘之後本府郡事李老洵李度遠
閔鎮遠等三人大書不仕禮吏李碩臣權璐二人補痛呈狀
此輩棄官顯有不滿於處分之意此五人拿問正罪依允

敲納李明誼徐宗廈啓走述癡騃不文書進所懷決非渠之自
辦指嗾代述國人喧傳不可輕先正法使罪魁網漏請以設鞫
嚴問○傳曰走述之寤言畢露何可一刻偃息渠之書進所懷
豈有代述之理孚臺臣寤向之請欲其延拖而已斷不可饒貸
斯速舉行○禁府走述着名拒逆草記　傳曰罪貫何待渠之
着名乎情狀尤切抱痛不待時亟速舉行禁府草記走述雖
是必誅之人掊斂行刑法意自在刑推斂掊事　傳曰各別嚴
刑達夜為之禁府草記嚴刑一次不為納招本府刑推雖是應死
罪一日一次外無加刑之規　傳曰明日嚴刑取招　禁府罪人走
述刑問三次忍杖不服　傳曰三次刑訊終不納款何可嬗日持

久不待時依判下斯速擧行又啓卽當畀行而夜未明勿行死刑
載法典待明日行刑事十七日罪人尹志述堂古介行刑啓
十七日 傳曰追惟趙重遇之枉死不覺惡愧于中忠義未布徑
斃酷刑豈不痛恨哉特爲贈職致祭 玉堂沈珙劄趙重遇可
謂寃枉而論之情狀亦安得全然無罪乎贈職致祭萬乙不當極收
成命 答曰伸冤寃枉汲汲圖當殊未安當金一鏡源君重遇之
意在人君之希覬受人指嗾孰不鄙其情態而至於酷加栲斃臣
亦以爲寃枉若 殿下追思惸憐令有司擧給其妻兒則於渠足
矣贈官賜祭何等重典而濫施於重遇也 答曰重遇徑斃實由
予之寡昧噬臍何及源論功至勿施贈典令該書各別恤典宣

矣　傳曰囚趙重遇事被謫人并放送李夢寅虢下人亦放送
趙重遂上言臣兄重遇見往年真海里遷竄時銘旌只以張氏之柩
四字書填不勝慨惋乃敢陳疏洪啓迪朴弼正趙觀彬等構捏
施刑黃璿擔當杖殺刑至十四度脛骨破碎擔出城舍盡巫
施璿等法外殺人之罪云云
二十日卜相崔奎瑞加卜崔錫恒領趙泰耆左崔奎瑞右崔錫恒
初旬以後竄黜人徐宗厦啓副司直李宇恒徘徊久曾為將
任情疏陰秘昨夏即祈班賀徑歸不參請島配頃有四相臣庭諫
初羅之除合辭惟諾靡然從之前判書閔鎮遠工判李觀命前判
書李晩成李宜顯左參贊申銋右參贊任埅權尚游平監趙道

彬及副司直俞集一及當日伏閤三司諸人姑先削黜依啓
尹聖時朴彛夢等啓向為右揆之請對也其時承旨洪錫輔反懷表慰
之心敢以從何陽阿等語迫脅　聖躬聲色罷戒遣遠竄其時
承旨并削黜閔鎮遠身在戚御無異元舅外托陳戒內宗訐揚且於
聖復發配密地資送情狀痛鬱不可削黜而止請遠竄依啓○李
明誼徐宗厦啓徐宗伋以賊復之疏謂之妄恃流弊幻弄以為賡誠之計
朴彛正等疏攻斥以譖庚蓋欲右袒聖復為救解之張本請島配依
啓司諫李真儒啓李弘述附麗昌集作為心腹蹤跡秘詭陸玄桶名人
解曉術數久為昌集之密客及其叛之後弘述受昌集之嗾終至撲殺極涉叵
測及其疏出之後軍餉錢來島銃色錢軍色錢木綿苧布軍餉米煙焰

錢肯輸送其家請拿鞫依啓又啓前承旨金濟謙以凶魁之子姿行凶臆出身之鄭微風舌官逐名呈綵以助私恩松都商賈錦假寧給倘優以葬壙之行柳就章之在嶺闈也載送一百餘貫錢數同木若此類不可勝數向者臺疏請斬其父也呼喝出入自同無故請極遠竄又啓前承旨金一鏡疏批凶人二字指作禎翊不啻的然承旨黃璿將弊微稟俟至改下請遠竄依啓○司諫李真儒啓頃日備忘之下禮叅李徵居在蒼茫之地畏不動念未乃以病辭狀請點仍尹憲附麗權門昏夜出入削黜未足以懲罪請遠竄李裕民論事凶金猥忝西衛請削板依啓○府啓金雲澤民澤祖澤以春澤之弟敢以踵襲凶謀與願念之子兇之春澤妻甥李天紀趙甫重子洽

李立身孫德峻李光漢子崇祚等作為血盟并邊遠定配又啓大
臣經入禁門斬之忠赤論啓臺諫朴致遠李重協魚有龍并削黜
○是月二十二日備忘記曰予自潛邸心常痛惡內官張世相高鳳
獻宋尚郁為人奸譎并邊遠竄配是夜初更　春宮下令侍講院
衛司上下番引接輔德金東弼司書權益寬司儀洪禹賢侍直李
世熤入侍　邸下招前伏二小宦曰吾為此輩所蠱方欲出閤東廡
曰宮中事非外人所知么麼宮宦決正其罪使宮中妥帖勿使外
人知則有光膚德令曰視膳同寢之外宮中微細事亦不敢知況朝
廷間事乎吾寧為恭伯仲雍其次張公藝云忍字是吾本心也近見
宗祀將亡欲為告達　上前欲除君側之惡而問寢視膳之路阻塞故

不敢趦趄矣　慈殿敎曰吾欲言之病不得見　大殿汝何不告於主上乎承此敎後排闥直入告　殿下以一二閹宦之罪干　宗社則夫賜死從拿推下敎矣即為還收又下不忍聞之敎非但問寢視膳之路阻閹豎輩欲為阻隔吾身搆殺四大臣吾不見忍見　宗社覆亡終速彼輩之毒手寧辭位得保　先大王所賜尙猶豈非幸也伊時　邸下淚下如雨嗚咽不成聲東郭曰不敢聞之敎臣未知事宜之如何而在　邸下處變之道務積誠意開陳聖聰閹豎出付有司明正邦刑　邸下益篤孝悌此為萬一義出閤辭位之敎決不敢奉承矣益寬曰　大朝雖有未安之敎固當敬孝備至閹宦固當懲討儲位既定元無辭避之道臣等決不

敢奉承矣禹賢世煥奏畧同　令曰予志已定固出示疏草東廂等跪受展開還納起拜曰疏中離宮辭位待位等語決不可輕易可論臣等何可承順登問於　大朝乎盖寬禹賢奏畧同世煥曰父母怒撻之流血起敬起孝是乃正法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則別法不可行也東廂曰小杖大杖之說不襯着矣令曰予志如何中止何可發說於宮僚也內間之事予未免宣布此予之咎也東廂曰邸下本意豈不知之臣等仰贊　邸下勉之以第一義故敢以必使外人不知等仰達矣　令曰明日相見師傅諸僚後當行已志姑為退出可也退出夜已三更四点矣

○二十三日卯時領相趙泰耆右相崔錫恒戶判金演禮判李肇

工判韓配夏吏判沈擅兵判李台佐戶參趙參億吏參金一鏡
訓將尹就商及政院三司請對入侍參者錫恒曰臣等聞去夜
王世弟引接遽下不忍聞之教臣等不勝驚惶請閤啓嚴鞫
正法沈擅曰　王世弟下令中至有除去吾身之教則係是大逆
直為挾正主法宜矣參者曰擅言是矣請鞫惟似輕緩此賊宜
加處斬宜矣韓配夏金一鏡李台佐李肇金澐等及三司合啓
一如參者輩所達　上終無發落沈擅連請即刻內亞正邦刑
大臣請臣以擅言為是齊聲為是又無發落擅四五次陳達
上曰嚴出正法參者仍陳戒請勉友于之道錫恒亦同奏朴參
恒追入侍以設鞫正法為達參者曰臣當與諸僚慰安　王世

第矣○蔡裔與宮僚入侍　春宮蔡裔曰臣棄廢多年　邸下
升儲之後尚未一瞻顏色矣夜来因宮官所報驚惶罔極即與
諸宰請對幸蒙快許正法此　宗社之慶也　令曰自重已壓難
可撓改蔡裔曰　聖上既有處分　邸下何為尚發此教乎又曰臣於
大朝則以友于之道仰陳　邸下則以孝敬之外更無加勉之道
兩宮各盡其道或有一時嚴教不宜使外人知之未安　徽教
還收宜矣諸宮僚所達畧同說書宋寅明曰唐肅宗時宦官李
輔国交乱宮中代宗累處危境賴李泌調護竟保無他伏願極
盡孝敬以李泌之事責之於大臣云云諸宮僚以　聖上處斷之
後　邸下宜無不安之端　邸下終不釋然不勝憫鬱之意連

為陳達　令曰師傅與諸僚累次陳勉說書之言亦有感動處可以火變初心說書所引李泌事不能無望於師矣恭者　師下雖不申囑敢不祗承寅明曰諸臣皆以下令傳播謂之未安而臣竊以為事或為累於　聖上則不可發之於口至於逢宦輩事所不關於　聖上　師下之引接宮僚諮議善處豈無所妨此與備之有異安有傳播遠近之事乎　令曰前者宋說書累以忍戒今日事出於萬不得也恭奇曰忍字宜為處變之良方更乞體念云云仍退出●傳曰承傳色文有遺內宦朴尚儉作俑中間歇生除去　春宮之計大逆不道合置邦刑不待時處斬下義禁府　王大妃下諭教於大臣曰　孝廟子孫　先王血屬只

有 大殿及延祐君而已以 先王遺教冊立世孫 兩宮和協
矣不幸寔寺及內人交搆內間使 世孫將陷不測之科毋寧依
先王所受尙賴依其願使之出外千萬千萬恭奉 錫恒口傳啓閣
寔既承摘發正法之令處分既定此諺教不必煩諸耳目謹此封
還臣等勉進於 大朝及 東朝只是篤友愛盡孝敬 三殿和
協之意亦願自我 慈殿勸勉於 兩宮以盡和平之福至於內
人則自上出付有司當依法正刑云〻 慈殿傳教曰兩相臣留待又
下諺曰儲位之定即奉 先王遺教而不幸宮人及內官交搆 兩
宮欺蔽 聖聰予嘗切痛嘗指宮人多般閒喻敢以幺悖之言
肆然於 大殿及予坐之側其罪狀必有當律有一宮締結寔者

亦當依律處置御等亦調護我　主上及東宮以護持　宗社
是所望也宮人即石烈卿貞〇大妃殿備忘記儲嗣已有　先
大王手書故予以諺書下布矣今番廷臣竊竊之專出於長番
內官朴尚儉承傳色文有道　大殿尚宮內人石烈卿貞等締
結交通幾至亡国致乎此　東宮孤危之狀萬〻絶痛云〻此說
教多有危苦哀痛之辭而領相以袖掩之不使他人見之以為微
還謄本如是草〻云〻〇大臣二品以上啓伏承　慈殿諺教有曰其
一宮人締結宦侍者仍書石烈卿貞二人名請石貞二人亟命出
付有司與有道尚儉一體正刑　答依啓三司合啓　慈殿諺教
下段有石烈卿貞兩宮人名字其一則以幽悖之言肆然於至尊

至嚴之前其一則締結宮侍者也　慈教如此其交搆　兩宮之罪不可一日容息請宮人石貞二人並正邦刑　答依啓○判府事金字杭劾謀害　東宮何等悖逆不為設鞫失刑莫甚請並命嚴鞫決斷兩司請對啓曰二閣則除去二字足為斷案兩宮人則　慈聖諺教情狀畢露此所以直請正刑也大抵治逆設鞫嚴問明正典刑是不易之典也請尚儉有道石烈鄭貞設鞫得情　答曰罪狀已著更無可問之端依　傳教斯速乱行禁府啓有道尚儉結案拒逆請刑依　允又啓鄭貞結案吸招次問根脚含口結舌尤極妖悖請刑依　允下禁府啓石烈在家自盡鄭貞獄中自盡備忘兩官更無可問之端今日決案正法

兵判朱相琦疏　慈教有締結宮人官侍者當有依律處置之
命而賓廳啓則一宮人締結官侍之者此與　慈教本意有異
此由於　慈教之初不宣布也　慈教既以宮人招名書下則
終不可容息而終日經夜偃然在家啓辭蒙允在於昨日而就
因乃在翌日致令一逢經先自斃哉司金吾顯有緩忽之意臣
切痛駭云云　答曰賓啓一宮締結之言乃　慈聖再次諭教
之辭而還為封入以重事體也●李真儒尹壁時朴弼夢李明
誼徐宗廈等疏今日廷臣莫非頴忠於一東宮而無將不臣苟
非如四凶壁復肴則孰敢緩忽於討逆之亂而復明等驅諸臣
於罔測之地云云○趙恭肴劄　慈教其一人乃締結為教令

史官翻書以載日記宋相琦疏乃曰　慈教中有徧結宮人及宦侍者此何言也　慈教手札何等至嚴為臣子者何敢增換一字我直謂與　慈旨有異為臣罔極之罪便若立證者然隱然若外人之徧結宮妾者然李箕翊等疏以　慈教之封還又為臣罪古之大臣遇此等事勿令外知為第一義甚矣古道之難行也云云○左尹黃一夏疏　春宮之下教宮僚　慈聖之降札藥院蓋禍迫斯須宮官請其不使外人知之大臣柚掩封書而秘之既曰徧結則此非宮妾獨辦之事設鞫究問斷不可已直請正刑已卒啣例及其公議沸騰三司綴之引避按獄之官所當即拿逆婢而任其自在相猶而斃俾絕盤問之路意在

掩護昭然難逃云〻○二十八日兩司請對文有道朴尙儉設鞫事依啓大臣崔錫恒禁堂姜銀李獜徵啓有道則只以承傳色出納啓辭而已　傳曰內辭連曖昧云〻尙儉招則以爲今二十一日得聞昨夜　東宮問安　大殿仍曰崔侍干頃朝廷近日處分多出其手請竅出嚴治　上曰此是吾之所爲而有言如此竅出可也　世弼卽出淸陰亭招諭宣使之竅出以備忘使之奉稟　上前仍下敎院爲敎云故奉稟敢下則上還推裂破至於吾身曖昧云〻罪人乃敢誣　聖躬與春宮自上分別處分若何　上久無發落眞儒鄒夢等連啓　上曰嚴刑取服○壬寅正月尙儉刑五次結案年二十一矣身係結鄒貞淸暉之

門乃　世弟往来之門也矣身趁不開門身為内官豈有欵判之心而曾有得罪於　東宮之事恐有後患乃與鄒奭除去之心謀逆的案凌遲處斬有道刑四次物故○司直鄭澔疏　先朝大臣盡行斥逐言事之臣太學之士非捷攢則棘又曰一二宦妾宜伏帝刑豈幺麼無識者所得辨哉　慈聖手教從中沮格汲〻封還又曰所當設鞫嚴訊乃反以經先正刑力請是何意思云〻政院啓鄭澔疏欲售其嫁禍縉紳之計云〻○前參議趙尚絅柳應煥朴弼周成大烈金礪鄭匡濟疏兩宮人既自斃兩宦豎又遽誅締結之幺將漏網矣○主簿李志達金相勳宋必煥李思悌李東蓁疏論獄歇治之罪○兩司合啓宋相

琦矯誣　慈肯一宮人締結宦侍之教删去一字而以締結字加之於宮人上添入及字於宮人宦侍之間有若別有宦官宮妾之締結者然改句換字添删　内教請極遠遠寬依啓鄭澔鄭宇益等因筵啓并遠竄○壬寅三月二十六日奏請使先来啓狀正月二十日　皇帝令太學士集朝鮮使臣将　王病症詳問其奏内閣學士禮部尚書以下列坐問曰　王何紀春秋病形何如嗣續何至絶望用何醫藥　王弟　延礽君有何年紀與国王同母是否云〻臣等書對曰　国王今年三十五歳病症已載奏文中自火氣益痿弱求嗣之藥終無效前後両妃左右勝屬一未有胎氣生氣延礽君今年二十九歳即国母弟也　国

王愛乳祖先封爵之規仰恃　皇上字小之德冀被恩典云云閣老又問　延初君何母所生伊母在否臣等荅以前　僖嬪王俌宮崔氏所生崔氏已於戊戌病卒云〻二月二十四日　皇帝引見閣老即令特準○初給銀一萬二千兩中間生變又給五千兩而成事云○三月二十八日大臣并令牌招事上變人睦虎龍出付該府事鞫廳啓罪人睦虎龍所告鄭獜重李兕之金龍澤洪義人洪哲人李天紀白望趙洽沈尚吉金省行吳瑞鐘柳慶裕宦者張世相出外內人二英等拿來事池姓尚宮烈伊出付鞫廳事○傳曰烈伊身已故矣　是日初昏下令講院衛司入直玉堂并引接下令曰鞫廳招辭末端兩件事為余要名

數月之間遭此變恠此之冬間不啻倍蓰不如早決則更何顏面歸見　先王於地下乎將欲辭位仍出示疏草宮官等曰么麼妖慝之言不必介懷陳疏辭位亦為過中累〻陳達終不蒙允以賓師引接為請退出夜已深更矣○二十九日領相趙泰耆啓今日上變事尤為妖慝請亟設鞫捧招後聞其所言皆庚子往年之事昨聞　王世孫有不安之端至有欲為陳疏之教右有毋究渠獄之事今此獄事中下欵事勿問何如右相崔錫恒曰陰邪之徒敢藉不敢言之地此後語涉東宮勿為謄諾文葉宜矣　上曰唯泰耆曰金一鏡以意外凶言出外待命錫恒曰白望因在禁府一鏡為府堂治之頗峻故以此含嫌必欲擠陷矣敦召勉出　上曰依為之○傳曰金一

鏡勿待禽○師尹恭者竊客柳鳳輝及宮官入對時累言陳達不可辭位之意　荅曰予意已決斷不撓改　恭者更為入對良久乞從○鞫廳啓白望稱以告者亦增有凶悖之言吾亦上變云疾惡告者互相立度死中求生則誠極痛毉而凶言既發則不可不覈問以此更稚於告者云　傳曰允政院啓以白望浸及之語領相恭者右相錫恒待禽　傳曰勿待禽○大諫李師尚疏凶謀逆節多出凶相之子侄按治道不容少息逆漢白望本以凶黨勇士曾因本府聞佛龍之上変越獄僅捕而初招措詞昨日獄官今日逐兩先臣使獄遷就下　明旨敦勉大臣無招獄官毋執火嫌即刻開坐○鞫廳承旨啓白望許多說欵為迴敗獄事又為侵逼判禁

欲令諸堂省空鞫獄中撤巫賜處分云〻金一鏡疏臣待罪金吾
李弘述獄囚睦玄撲殺之狀畢露辨連布白姓一漢三度其名睦
庸龍之上疏也越獄乃捕渠聞臣嚴治怨對次骨庭鞫之際舉
臣姓名勒加凶言云〻又曰謀弑君父何等凶逆其曰踰墻入宮挾乙金
厠五百金中国九棗一介一蚊即斃者分與宮人和之飲食乘衰矯
旨廢為德讓君大怒手小怒手平地手隱語作歸凶謀逆節浪藉陰
慘天下寧有是乎○司直申鉦疏　春宮累遭罔測之変此後保護
之道惟在堤防云〻大諫李師尚啓申鉦亢言半辭畧無驚動於謀弑
之凶逆陰藉賊供欲絶按治之路上自大臣下至三司一筆句斷意在迫
逐欲空国而後已苟究其情便一白望請絶島栫棘　上曰依啓兵判

李光佐禮判李台佐騶鞫廢罪人亦舉臣等之名不勝震驚乞令白
簽○兩司合啓安置罪人金昌集李頤命拿來處斬事連啓并賜藥李
健命按律事連啓八月卷斬趙泰采按律事連啓十月賜藥○右相崔錫
恒啓伻龍初雖入於乞黨而告変功大矣放送其功考例擧行何如 上
曰唯○大諫李師尚啓李弘述處伻龍之上変與諸賊為撲殺之計
請一并鞫問洪哲人捉捕時其父彦度敢生隱匿之計彦度亦令拿
鞫依啓敲納尹會啓金民澤金濟謙李罷之俱以逆賊之子枝與弘
述情僞請民澤濟謙罷之一體嚴鞫依啓○執義徐令過啓沈
搢為全兵時因其子尚吉送累百金銀貨扇簡用於白望及烈伊處
李尚馨為平兵時送四百金于李宇恒俾為邀手之用請沈搢李

尚穆李宇恒并拿鞫○持平金弘錫啓李濾以宇恒子官穀錢六百
兩俗世相且當罔之謀殺佛龍時受天紀指意往告弘述免其罪請仍
因嚴鞫依啓○鄭壽期啓吳瑞鍾衆銀行賂屬換局事非鄉曲一
幺麼所獨辦者請嚴鞫府啓金時泰金時雅方屬局換時求助於洪
采則渠以為若有營門令則豈不奉行乎果有營門關文安岳來五
十石劃給請其時監司金有慶拿鞫依啓○掌令李景說啓逮寘
罪人金雲澤趙治拍曰其父甫重為平兵時雲澤為監賑御使謂甫
重曰国家非久當有大事願令獨對事果出其私逕淀出云云○鄭宇
寬更推時告変尹就商沈益昌金夢祥崔泓朴弄元金九澤咸喜春拿
来因領相趙泰耆啓宇寬敢生死中求生之計請上変先提判禁沈檀同

禁金一鏡兩人為渠輩魁首而猶不敢謂之面識豈有推為生罪之
魁首而不識其面乎元徽尹就商則元徽已死無可遷問就商則宇
寬不相識面所引官宦五人亦不識宇寬為供世間豈有如許告
変乎又供辭內自上所下判付謂之崔陟所為且今番處分大小除
拜一委之渠輩所周旋一如世相之矯誣喜賊之詩語一向如白
望除去獄官之計所告人等并放送兩禁堂勉出使之仍叅鞫
坐 上曰惟崔錫恒啓尹就商 先朝之宿將有亡身循国之節復
授將任似宜 上曰惟○正言李匡世疏訓將尹就商以迷憨至親
憨若吐款則就商即連坐之人而身任重權揚ㇾ街路署無所
嫌宜罷其職○徐德修刑問一次杖六度承服右相崔錫恒啓

德脩即嬪宮叔侄之間德循嬪宮之同生且德循為贈叅贊宗
悰之長孫與他有間只誅其身其父減死定配緣坐等事分揀
王法私是可以兩全○掌令李基慥啓金昌道招內兇之言宮
城廣衛使領左相言于兵判李晩成以柳就章為中軍其締
結之狀難掩請遠竄罪人李晩成柳就章拿鞫　校理權
益寬疏趙松之居中偷竊便是要逢中奸窩洪啓迪深惜銀
貨之耗失惟恐逢迎之偉纔至發殺松之言啓迪初既栲棘而
此言既發嚴鞫斷不可已復疏為前驅四罰為後距竝復亦
額明正典刑任敞朴奎瑞昔年幽疏逢腸已露亦宜亟正邦刑又
啓尹慤出銀一款洪晳人嚴刑得情　答依啓○持平李善昌

啓金規一以弘述習陣後田軍犯闕之情納招鞫廳以其次小差不載文案盖一規以十一月初九日習陣後孫兵犯闕定計遽因換局只隔三日而事不成云換局乃在十二日一規錯孫十一日為對云弘述之庶弟弘邁之子即其同情云〻請拿鞫厳覈崔錫恒荀一規承服時弘述有称兵犯闕之意問推戴為誰則初以洪義人李兢之中為之又以李政承為之云隨問改換三度其名又問同參人則乃以弘邁之子名不知為對又曰子相左胡辭乱語都無着落　遂中陳此狀矣臣初不審察至登臺啓何敢晏然參鞫云〻禁府啓白時斎柳星樞銀貨事　傳曰時斎放送星樞除刑議處政院啓白時斎之還報柳星樞之許貸皆遇逢賊鄭守寛之

言事陳可疑仍因議處啓○掌令朴徵賓啓舜澤隨願賊潛買毒藥不可以經斃不施違律請罪藉依啓　三司入侍時啓李晩成因其侄斃雖未究竟其干預易將之謀既出違招則国人所當棄親戚所當絶而户判金演徒庸世好躬自往哭請罷職荅不允執義李德壽頲晩成罪名不甚明白金演苟有宿昔情好何害於一問藥布哭彭越而漢未嘗罪金安国於親知罹鞫者弔孤恤家世稱其德君子之過失於厚今演何至於致罪云云平監吳命恒狀啓犯違人當任聞帥於関西趙甬重白時夏李尚馦金時泰藉産事○鞫廳啓願令賜死関文到公州願令矯縣監金時發摽奪坵見請拿鞫依　允○正言柳時模啓聯劄

根本之聖復三手出銀之慤星樞更加嚴鞫事○判禁沈擅啓
三手篤矣四罰根抵案賊敝之源所由也故賊年已七十一加刑則
必致刑斃正刑令下後以結案拒逆不得正刑書在　先朝趙
嗣基直為正刑以近事言之有足述為健令為請即為正法　上曰
依為之○徐命遇啓喜賊拿来都事到盡嚴則郡守文德鄭出
示本郡遠竄罪人洪錫輔小礼喜賊家文書則諺書一張詩稿一
張恩請出給諺書即喜賊毋書詩稿即喜之所作續永貞行世請
洪錫輔拿鞫喜賊作歌而誣毀　聖躬特以往斃末苑懸街至於
續韓詩永貞之行污衊　聖明比順宗之昏乱蓋順帝病風且
瞎不能視朝仍文輦乘特恣矣今者此賊以　聖明歸於永貞

之尸位其中傀儡索絶之句蓋以傀儡擬之於不敢擬之地索絶比於兩宦之事露真面三字其意以為向来處分皆不能出自
聖躬及兩宦死皆莫掩本色也至於夜作詔書朝拜官之句與矯詔
歌聲之意鑿々相符況其母書事機垂成有若炊飯四月旬後自有
好道理云々若非三手為番布置已定家間婦女豈知習聞則何以登
諸諺書指期明定乎其母與妹諺書旣現後自裁初無與知則豈至
自斃乎請收孥籍沒依例丞行 答依啓○正言呂善長啓灵岩郡
守文德鄰以喜之狎客喜之拿来時要於中路欲除去數張文書
雖都事擾理不給而德鄰與喜之交通之狀不可不懲請拿問李
濟啓喜賊拿来都事到配所碧沙察訪朴荼後藏喜賊於山村

都事持劒督出始告其處請拿鞫依啓○府啓故永育金普澤
以春澤之弟雲澤凡為師命嚮幺家害国萃于一門至於四月
旬後好道理之說既出於其妻之讀書及其從露其妻既斃滅
口普澤平日之幺面可知請追奪官爵依啓○續永貞行曰十月
朔戚辛丑　明陵寢郎眠庭隨忽瞻　先王御室座羽儀肅
排左右侍呼大臣又連呼中使如風聲在口但見顛倒數公依稀
不記誰與某玉音如鍾響前陛宗材將覆卿知否請公求退欲
何之孽竪作逆誅宜孥殿上殿下火如晝衛士高喝千雷吼斯
須門外掛兩頭傍人指言黃門首国有大変越七日黨禍忽如
漢北寺蛮荒窮絕魑魅喜逆閹羣奸蛇蚓吁夜作詔書朝拜

官昔聞永貞今還有狐鳴梟噪無不如賜脫跳踉更指嗾長虹
爛日貫太陽德星錯落依南斗鶴駕蒼黃欲出門哀詔三宣泣
聖母宮幃事秘雖莫詳蓋聞叟變生腋肘勢焰如山通魏客
根蒂已深力難扼一夕驅除何神速此豈人為即天誘魂迷不
敢肆妻螫窮迫若有神相守翠眉宮女未洗粧香帕裹頭欲出
走倏忽雷霆一蕩析　先靈默佑誠非偶傀儡索絶露真面魍
魎日照永幽翳閻禍從古固必亡漢唐在前皇明後未聞天討
煇若斯宗杉於呼億萬久誰家女巫穰新鬼舂夜鬲歌坐附在
○允庵道峯默享時有儒生崔鐸者題有曰時烈雖非要逢要
逆之出由於時烈時烈之諡長鬉也有詩曰一千里外石雲土四

五年来歸太平歌管稠疊明月夜旧臣還誦永貞之行喜賊乃
祖述為永貞行為乱逆之嚆矢云〻郭鎮緯疏辨有曰永貞即
韓愈譏當時小人也當甲乙鎬黨盤踞時先正之詠其詩謂出
傷時之意而或記之此輩据據如此云〻
四大臣賜死前後疏啓辛丑十二月李真儒李濟尹聖時朴彛
夢徐宗廈啓安置罪人金昌集李頤命按律李健命竣事還一
體勘律安置罪人趙泰采減死栫棘事并不　允詳見上　○壬寅三
月昌平儒高應聘疏巫正四凶之罪永絶禍根大諫李師命掌
令李景說献納尹會持平朴彛夢啓箚上聞頤命送節左蒼諭
拿来處斬依啓又啓昌集令此送招中緊出者若非子孫則即其

姻親門寄也其子濟謙頓處席龍之上爰陰囑弘述至為撲殺滅口之計且憐重新点之日深敢請陞遷其同情逆謀十手所指請亟正刑依啓又健翁頃於元价奏請也做成兩勝之說誣及聖躬今又緊參於逆謀況其平地手主張之賊近出於子侄掌上字推戴之計一門內事也恭采愜同三人迭相和應況今凶賊舜連之類罔非其血黨心腹請健翁恭采按律處斬　答勿煩

○初金昌集李頤命兩大臣事　答勿煩六次夜深後夢曰宗社安危迫在朝夕宮城扈衛亦當為之若不得請決不可退上始依　允夢曰發遣宣傳官發軍護來頤命同逢變例　上依為之趙泰耆曰兩人罪狀無可言者而直為處斬非法之事

崔錫恒曰拿問後決案處斬何哉　上曰依為之恭肅錫恒又
劄曰罪人陾舍昌集并拿鞫後正法事蒙　允矣更思之曾經
三司施以拷掠有所不忍況　先朝已行之例曾有後舍多及於
中路取盤水加劒之義更加裁處　答曰劄辭甚好勿施拷掠
之刑政院啓領左相劄中有中路後舍盤水加劒之語以何律
乳行乎　傳曰加劒領左相劄加劒二字臣等汎引古義而已　先
朝已行之例賜藥之謂也大諫李師尚持平朴弼夢陳領相為
其從容恭采歆為濟活為此劄請極為寒心○金一鏡疏逆旣不
一其謀半夜懷刃有若曾之鍾巫食中行毒有若漢之冀顯乘喪
矯詔有若榮之斯高未有若今日之凶也陾舍昌集請討合辭

五閱月矣即今莅斬允為得當○一鏡入侍時昌集願令都事所到處并即行刑事　下教○李願令賜死　傳旨曰李願令陰懷將心久蓄異圖妖人匈客出沒門墻紅袖黃門往為心腹動靜密伺於內閫威柄擅矣於中外陰謀逆節隨事彰露剏今變事上聞逆豎就鞫狥誓成於血黨貨賂行於密地因緣嫉往潛圖不軌苟非子侄輩皆姻黨掌中書字名入推鞫三手餘謀流為凶劇亟令莅斬中路以正王法金昌集賜死　傳旨曰罪人金昌集心懷異圖手握國柄醞釀禍機三十餘年締結逆宦指揮門孽爛用銀貨要子妖人交通內外恣意凶逆向者凶劇罪案通天亟令莅斬中路昭揭典刑　傳曰依前下教矣行正法

還收事分付朴弼夢疏兩函致法初下正刑莅斬之命又有拿鞫之教又有加刱之命又因大臣劄請賜死之語有依施之敎終判府罪止賜死處分顚倒失刑莫大宜從最初處分以嚴討逆之罪時 上祈雨祭乘玉輅時備忘 先朝舊臣一時賜死有所不忍近日傳旨還收減死圍置承旨金始煥南就明金致龍趙景命黃胤章朴泌普啓請收減死之命 答勿煩 宗廟前下玉輅時臺臣李師尚李濟尹會愼惟益李景說請亟寢減死之命 答勿煩沈檀金一鏡柳重茂疏還收疏決時昌集願命減死備記還收禁都鄭錫範路過李願命於夫於峴寧去漢江村舍賜藥禁都趙文善到星州金昌集賜死 持平金弘錫

啓頗令昌集拏籍事　上依啓又敎曰賜死後拏籍過矣還收
執義徐令過栲棘罪人才有按律之請今此健令乃於副使復
令後三日始到城外綾ㄑ行止押去都事正罪事依　允○兩
司合啓健令以桓溫廢帝奕之廢字加之於　聖躬又以左右
媵厲等語筆之於奏文況是手主張近於子侄寧書推戴不越
同堂請亟正邦刑泰采頃歲畧示崖異於三凶及其請塗啗其
子覩彬則并與三凶打成一尤今以昌道之疏覩之庭請始罷
之夜與三凶定計分付弘述之狀狼藉按律處斷○館儒柳鎔
等疏健令劄請節目已不可容貸及其奉使也其兄覩令以瘝
弱等語及於奏文健令又以左右媵厲俱逆血厲求副之藥無

效等語做出於彼中兄及弟矣相為表裡孚誣無所之　聖君圖濟不測之幽謀則請亟正邦刑蔡采論其負犯無間三幽況今逢節閔非蔡采血黨亦宜正刑云〻○校理柳冕恒權益淳金始煇劄願集初劄逢心已彰及今推案幽計畢露三手畨簽追悔庭請之失計畨下備忘欲脅兵威何等幽逢健命則目瘵弱腰說閔非誣上直欲廢出宮城陳兵之計有浮於集無間於願蔡采則既同驅劄幽謀又預換差幽計尤無異同於願集請快施願集孚藉亦許健采正法○佺撰李顯章疏身為推戴者願命也潛畨密旨者昌集也異邦毀君者也健命首唱聯名者蔡采也陳兵圍宮畨行廢出則四幽一心而已○承旨李萬選執

義李濟司諫鄭樞掌令李景說校理李明誼吕善長合啓迭
陳千餘言 上終不允王堂進伏以每年淵嘿為言 上嚴教
曰以我為唖乎玉堂駭然李巨源進救玉堂 上曰李巨源遞
差鄭樞等請同被罪 上曰入侍臺諫并遞差玉堂并拿推
上辨氣振勵聲如洪鍾屋宇震撼羣臣蒼黃退出政院啓伏
乞亟收雷威特下反汗之命 答依啓右相崔錫恒遄白兩相處
斬事兩相收拏事亟從臺啓 上無教落白是連啓皆不允至
八月十三日大臣二品三司入侍右相崔錫恒判禁李光佐吏判李
肇戶判金演禮判李台佐刑判趙泰億工判韓配夏判尹尹
就商知禁朴泰恒吏參金一鏡禮參柳重茂兵參金重熙刑參

李霖左尹金始煥右尹申翊夏大成李師尚承旨南就明副學朴彛漢朴彛夔校理權盖淳李顯章呂善長修撰李明誼趙翼
舍執義鄭樞掌令金重熙尹大英持平李宜輔李普昌大諫李明彦司諫梁廷虎獻納李真淳正言具舍圭記事官宋寅明申致雲入侍時大臣以下僉曰陳達合啓 允從事終不 允申後更入侍一鏡曰以一家人入来見之有大義滅親之義恭儉曰罪人恭采即臣壻兄也迸復投疏後臣首請願集之罪矣一鏡曰迸賊天紀臣之妻侄也臣按治其獄矣李萬選曰諸臣或與四凶為至親為姻婭而不顧嫌亦可知罪迸矣 上曰宋寅明頻仰視極無厭罷職寅明蒼黃退出大臣以下又僉曰陳達 上曰依

此為之一鏡曰弩藉與合啓既 允從乎 上曰唯錫恒曰合啓有兩件事健命事乎 上曰健命事矣錫恒曰然則恭采無并落乎 上曰唯廷濟以昌集願命弩藉健命正刑事書出下敎師尚曰恭采按律伏願同命豹夢曰四凶中恭采獨無肆然為遂之跡然庭籲還撤請寧爭執則權辭欺誑迴其更爭中夜籲請卽日此亦遂何獨生乎 上久無并啓日已昏大臣以下退出十九日禁都事夏英祚斬李健命○掌令李廣道持平趙鎮禧李巨源啓趙恭采正刑事○畿儒權瑞鳳等疏請伸辛巳獄仍請李金兩大臣戮屍趙恭采正刑兩司連啓皆不 允至九月頒敎後三司合啓遂魁願集依晉敦踞斬之刑亟命戮屍恭采罪

名已臚列於頒教矣亟從正刑之請　答勿煩○三司金一鏡成德潤趙遠命等入侍時趙泰采按律事依啓崔錫恒劄前冬備忘還收後願集大生恐惴會健命家謀議咒之從傍告曰此事不可如是必以旗手三四百名守直闕門即邀趙判府面議處之健命初不與之人今何可參聞以此推之泰采初不與於三凶陰秘之謀可知也三司劄斥錫恒○政院啓泰采按律事　命下矣頃日願集傳旨初以依律書入追以賜死改付標今亦依此以賜死改付標禁都宋提罪人泰采賜死○府啓四凶均是逆也泰采獨免孥藉有乖懲討之典況其子覩彬投合濟謙泰采之陰逆亦覩彬啓之也請泰采三字減死島配故士人李廷煥妻即泰采女也以其

父遂死歸怨於宣仁門扶社之大臣常以小車載偶人形為行
戮狀又畫討逆諸像揭壁射之教其婢徧結其夫婿婿叅議金
東弼家婢埋厌於東弼家非但此也埋厌之變又及於其舅林
原君杓家及其夫同氣諸家情狀畢露請鞫配依啓林原君疏
盖變出自婢輩臣之子婦橫罹筐言云〻○正言鄭壽期疏益
勳之兒房密啓師令之伺上動靜傳法相承小則為春澤大則
為昌集願令喜兇龍澤云〻○金始煥啓昌集之當国也其弟昌
業以貪財牟利之人簡串閱武場郭外養松地作田作畓任作己
物請摘奸禁斷○持平沈竣啓石室書院金尚憲姐豆之地昌
協濫置配享若使遂集父與弟生存當被随坐律請亟黜配○

獻納金雒啓願健兩逆之父當初院享極為冒濫況今兩賊伏
刑依舊而禮享於法不可獨享毀院配享者點其人依啓
金昌集字汝成安東人号夢窩文谷子　庸庙科領相謚忠敵
弟農岩昌協　庸庙科禮判典已已後不仕　三淵昌翕逸進
善　圃陰昌業進士衛率不仕老稼齋昌緝主簿早卒澤齋
昌立天　公星州受命次　先考臨終韻曰　聖世曾無塵路裨
此時羅禍豈非宜當即白髮惟忠赤漫荷　先王特達知又次
三淵除夜寄居中韻詩曰燈火熒青問幾更自然悵夕意難平
鷄鳴喔〻夜何短城角嗚〻天已明吉語乍轉那復喜幺音徙
至不須驚泉壑此吾從摩季猶勝人間獨苟生○金吾郎趙文

普以靜菴後裔臨門督迫公曰何不念乃祖仍口呼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先賢此句語悲切古今同○閔判書鎮遠贈書曰死生之際無可奉告惟以先大爺臨命不乱仰勉四言詩死生常理惟義之適刀鉅砧席何避何擇惟公一生只知有國歸拜　明陵庶幾無怍公荅曰千里被逮僅辱備至反不如一死之為榮今到星州始聞有後命其亦幸矣何待台教而自勉於就死之際予適台來在此地可收吾骨尤豈非幸耶次四言回呈攀髯莫及嗟我何適斷之危衷夷險不擇報效曾蔑一死殉國　先王鑑臨寔無愧怍○子濟謹於蔚山道聞囚極之報而不能死越五日就囚在囚目見省行之杖死初四日移配富寧

生出圜門玄扃已閉奔哭江隅奉遺命於筵前不能自引而下
從適北路荒絶又有瘴癘死生難期令峻行權奉饋奠獨向閔
程蒼天蒼天此何人哉嚴程難稽拜謝忽忽次先祖臨命諭示
兒輩生世元來無所裨鼠肝虫臂孰非宜丹書他日伸先枉莫
忘先教乃父知在謫作者行墓銘八月臨命寄子峻行坦行孫
履長各有書云云 英廟乙巳贈吏判

李願命字養叔全州人号疎齋東皐綏祿曾孫白江敬輿孫竹
西敏迪子 甫庸科左相謚文忠 子一齋咒之進士 女金
鼎運金時發林豪翼金信謙金遂祚孫鳳祥 兄師命判書已已
禍潛學命監役 益命縣令 師命男喜之敭之偉之女金晉

澤金龍澤　益禹男重之顕之女任行元

李健禹字仲剛全州人号寒圃齋白江孫西河敏叙子　甫庙科左相謚忠愍　西河至文侄鼎禹相魁臺啓拔榜遂定相避法

西河曰此謂三寸黃柑猶子請也　子勉之述之孫復祥公胤至

德山臨禹絶筆詩許国丹心在生死任彼蒼孤臣今日痛無面拜　先王朝廷禹蓋斬白氣自喉中出如虹亘天日氣陰曀云

兄相公寛禹字子寛号屏山辛丑為奴於德川着平涼子布衣日ゝ入官掃庭退待官門終日郡守請止而不從及小論倅来安而受之公愈益勤

趙恭采字幼亮　人号二憂堂師錫侄　甫庙科右相謚忠

翼子鼎彬覩彬謙彬

結案秩昭鑑曰甲辰夏府啓曰壬寅徵百般拯撰一例虛僞云云詳見下辛壬徵事合錄參

白望年三十六龍澤給宝劒於矣身以為　先王国喪日入宮行大斂手天紀憐重喜之龍澤等以銀給矣身使傳給矣身所寵取宮女納于其四寸宮女李氏名黒世今為　大殿內人矣身同姓宮人白氏與池尚宮等使之行藥此則庚子半年往啓之事喜之作諺文歌詞誣陷　聖躬流入宮中具草箚詔有旨　世子為德讓君之說趙冷出銀二千餘兩高吉出銀三百餘兩義人出銀五十兩喜之出銀七十兩金民澤則雖無銀子不與矣身相面但龍澤天紀等語必稱致中事〻必咨致中致中民澤之字也矣身到

虎龍家矣身風神軒昂獜重在座見之曰此俠士流手虎龍曰
俠窟中寡一人獜重詳問居住翌朝携驴到矣身家騎與亭去龍
澤家獜重喜之天紀烈坐酌酒相盟結為死生之友各書掌中字以
示心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或信字或義字矣身書養字左右相顧
不知其義天紀覺得大笑蓋願舍字養叔矣身疑龍澤輩推戴願
舍故也矣身所粜銀一千三百兩錢一百四十兩自捕廳搜得於二英移
藏處的實加刑物故戮屍
金龍澤年四十三佛龍招內刃劾謂之大逆手藥煽謂之小逆手謀
議廢之謂之平地手此三事金龍澤李喜之趙冷洪義人李天紀李
罙之沈尚吉洪哲人白望等多粜銀貨爛熳相議白望来矣身家

與吳身獜重天紀喜之列坐酌酒為盟掌中書字白哥問　主上
病重如有不諱世無劉備何為耶諸人曰雖無劉備自有其人白
哥以巧要之人疑吳身輒以李顒舍為推戴故問劉備又曰吳身給寶
劒於白哥臨　先王國喪時踰垣入宮行大逆手是如為有置吳身皮
鞘常刀果為出給白望所為宝劒自捕廳搜得虎龍招內曾見此刀於
白望房中云則吳身常刀帰於巧鍮是如吳身問于天紀曰所謂小逆手
者用何許之藥耶天紀曰白望以銀五百兩買中原九藥一歃即死云
吳身佛結白哥賊事為謀時義人兄弟以天紀獜人入其中吳身怒
曰吾三人出此萬死之力在此一夫彼洪為何人為梅花點也其為行藥
云者咒之喜之哲人義人獜重及吳身六人以銀給白望納池高宮烈

伊使之和藥行凶為謀廢云矣身往安国洞金普澤家時令喜之作謗文歌詞百餘句皆誣陷　聖躬之事使虎龍傳白望流入大內具草從中矯詔令內人烈伊及宦官張世相臨国哀乃下事相議而其語多不能盡記蓋首書不穀忝位下端有曰廢世子某為德讓君云內閒通行貨行藥等逕脫拒逆加刑物故戮

鄭獜重年四十九天紀龍澤白望約中官書與白望招同又曰李太華有幻術要得印徒求銀錢洪義人亡為繕工奉事盜印給之虎龍入池尚宮家又恒處於天紀家故矣身知之與天紀龍澤告情不告而逕脫堂古介行刑　獜重贈白望詠詠荊軻詩與亡都付甫脉之鬼神知暫試夫人七長辭召伯城封函紅血透寒日白虹生臨發更起歌誰知

李天纪年三十九三手事與龍澤等相議與白望酌酒結盟書事中書字事皆與諭招同虎龍所徇矣身手札三度內二度則語多陰秘其曰穴官如出則必往見如何讀書詠歌決非其時君可謂便作別人非細事也所謂穴官窟官張世相也他書又曰久也昨日入去有何呼聞耶久也白望之字疲服入閥促行藥事云云僧頭扇五十柄大簡綫一百幅傳給地尚宮而手持銀子親往虎龍家傳給地尚宮矣身持銀二百五十兩來虎龍招白望面給厥後陸續陳給為二千幾百兩而白望龍澤最親虎龍則矣身最親虎龍每稱白望為英雄吐不可聞說言既入耳之後不可猝然告變

將何以處之乎既不能作絕則但善待而已故因循荏苒至於此今虎龍先此告變則矣身知情不告便是同罪更誰咎乎云云加刑物故戕屍

○李正植年三十五矣身與徐德修為七寸親金昌道為查頓張世相則素相親切上年十二月矣身與昌道偕往張世相家世相曰李昭訓飲毒方欲絕命此女死則豈不好乎昭訓表出後世相謂矣身曰此藥又有緊用處必一千兩銀然後方可用之二百兩不足此數得於趙泠以來云矣身往見泠得一百兩以給世相一百兩則昌道追後覓給於徐德修而所謂藥用處即指　上躬也當初趙泠父爺重為平兵時與世相龍澤天紀緯結銀子八千兩自兵營收合上送大小凶計無非排布世相謂矣身曰今則聽改事已誤矣自內當得備忘一張則當依判付私行而今已路

絶奈何宮城廬衛事出自壯洞領相家領相是李森勇力出為忠兵
柳就章廬衛時便於任使故分付訓將李弘述為中軍孟弘述與昌
集同心故為此亂云〻不待時處斬
金昌道年四十一毒殺昭訓更詩他處已出於正招而行藥事徐德修與
宇寬一心咒之已得銀三百兩捃戎使尹慤亦在出銀中一日正招曰徐
德修言聽政事雖不成備忘將下云豈不好乎矣身往領相家言聞
徐德修言將有如此事云須不復為不緊庭請即為亂行云則領相曰左相之
言既如此明當相議亂行云〻數日後領相謂矣身曰汝云備忘將下尚今不
下何也矣身答曰未知其故一日領相謂矣身曰昨者李咒之來言汝與正植宇
寬趙松作黨有所為事云是何事也矣身答曰咒之與白哥睦哥有謀議事

云矣、身往咒之咒之曰沈子言輕凡事皆泄於虎龍將來恐有告変之矛
咒之又往見領相曰此事甚危待備忘下宮城扈衛則好矣領相曰然庭請
終日三大臣會備邊司相議言于兵判李悅成出李森為忠兵以柳就
章為訓中軍蓋扈衛矛行之際使大論不敢入且拒塞疏章之意也一日
正相責矣身曰汝家大臣聽政時胡為三日庭請使事不成若大論
得時汝家大臣先死左相言首相若先唱則必直為矛行汝家大臣不能倡
而為庭請之矛矣蓋李正植金龍澤徐德修等賚銀圖事矣身同參
納實不待時處斬
徐德修年二十九昭訓有害矣身家故與張世相妻殺之世相曰其藥將
施何處有銀一千兩然後可以用之矣身覓趙冷沈尚吉銀送世相處

曰必慎密為之又昌道正招曰聽政事不成老論將敗若備忘下則好矣
兇之等以備忘若下則宮城扈衛以拒凱章之叛謀逆的案不待時處
斬
李澐年四十六丁酉年間聞張世相以將有獨對之擧先通于李頤命
非久果為獨對之擧自此銀入送使張世相畵于池尚宮上年五月間鄭
守寬言則頤命買得毒藥持藥兩歧一派徐德修也一派兇之天紀葷也矣身
出銀豊德時一百兩駹州時二百兩同參逆謀的實軍兇寺路處斬
金盛節年五十四徐德修言錦平尉丁酉燕行時兇之父子使譯官張知
事者買藥以来兇之謂德修曰藥事吾父亦知之且言已作廢君備
忘事已至此今則不顧死生而為之厥藥使守寬送于世相與水剌

文知金尚宮同謀一吹試用旋即吐出咒之輩以為藥不猛更當
聚銀買得他藥云云此事喜之咒之雲澤民澤趙松宇寬主張
上年十二月初三日矣身往見昌集曰聞初六日大流當出大監必先受
禍奈何昌集畧不動念則曰今番無憂矣初六日往見昌集於待
罪依幕厨其弟昌業之喪仍曰雖特昌道世相自謂無憂矣今何
如昌集曰時恭得弘述銀給世相方備換局汝亦知之乎矣身曰吾
亦知之然李明佐即弘述之養孫兄為弘述有所備而被罪入徙之人
何以先為大將乎大監勿生如此之念昌集曰時恭丁寧吾言行未
發之前必復得人矣今番事件尚儉輩從中為之以此上聞必更有
處分矣十三日矣身逢宇寬於趙松家則宇寬曰待世相還而姑

無好奇云〻昌集願舍不得已十五日發行十七日宇寬告邕於時泰曰銀子不足事尚不成尚儉有道有大作乱之勢世相加得銀子然後可以成矣時泰招昌道昌道得捄戎銀子事往尹慤依幕矣二十三日世相赴謫時寄托于宇寬而去時泰赴謫時言於矣身曰宇寬所換銀錢捧給云〻大抵邢儀寬錢仁佐李崇祘李德峻等若捉問則可一〻現發矣身同叅的實不待時處斬

鄭宇寬年四十七同黨既被拿矣身知必死議于徐德修德修曰汝若被拿則其條托故訓長則可生事矣身被囚後果為誣引矣〻身依托於世相家正植昌道等往来相親正植曰此　主上若在則老論可盡死出一封物使矣身傳世相矣身以手捫之即凡藥數不過十餘矣身

特入關中傳給世相一日世相謂矣身曰今此聽政老論不為
亂行此天與不取也別爲備之即為宮城虎衛則好矣方以此
言及於德修其後領相與訓將相議定計云〻同參謀逆的實
不待時處斬
張世相年二十七年前十二月換局後虎龍来矣身問曰君常言
主上做事不快今何猛烈矣身荅之誣辱之言至於　大殿徐德修
金昌道李正植鄭宇寬輩相議行藥事於矣身渠輩不無往来
之事矣身亦豈不知乎交通池尚宮矯詔之事果然而行藥事
出自白望入送矣身謀逆的案云〻物故戮屍
二英年二十八白望及望女與其妹池尚宮相親往来白望囊中黃

色九藥池尚宮出来矣家時白望親自給送矣身與知的宰不待
時處斬
沈尚吉年四十五国家病患方重平兵未差之際天紀付書虎
龍送于求銀百兩矣身即給之意又用於求官事其後龍澤天紀輩顕
有深處周旋之氣色扇子別擇求之矣身亦給五十柄仍往天紀
家則天紀封其扇送池尚宮云矣身曰平兵未久當出故要君輩周旋終無
事吾之主意歸虛向来銀用於何處天紀曰其銀亦有用處但観畢竟成
事矣身問睦虎龍自許以英雄君輩用為使喚有周旋事云甚所周旋事
云何天紀龍澤義人曰所謂白望者比虎龍尤為豪傑池尚宮以年老宦人
用所有銀貨因虎龍白望用之矣身以為吾之叔父當為之計安為虛

疎汝輩為何等大周旋而百両之貨用之無效耶當初雖以畜眥出給
此輩用於締結宮禁遅晩不待處斬
沈搢年七十三在全兵時上送木錢低簡於家侄尚吉盖尚吉通書于
吳身曰有銀貨然後可以圖事所謂圖事者論行賞於池尚宮吳
身同參的窠不待處斬
柳就章年五十二上年十月全昌集曰軍門當以親信人為之令公為之則
好矣及庭請終曰吳身謂梁益標曰訓局中軍作窠若得大臣分付則
可為之益標言于領相領相曰好矣益標果傳于弘述以吳身投刺弘述
弘述曰庭請罷後考論甚危一遞以軍兵守直關門一遞白殺宦侍更
請傳禪軍兵豈可從乎吳身曰大將傳令則豈有不從之理云〻知情吝

的宗更以同情遲晚處斬

梁益標年三十八矣身既知宮城處衛之以中軍替差出事往来傳

語知情不告的宗堂古介行刑

禹洪采年三十三上年六月金省行行矣身往張世相家探知內間事世相曰

內間事已整齊外間事宜善為之兩局大將必以吾人為之為言故矣身

與省行往見世相探知行弊事同參謀逆的宗不待時處斬

李明佐年四十三矣身出銀七百兩事段矣身從祖依幕受三百兩又使李

世復往從祖家持去四百兩并送于趙松使之用於張世相以畫換局一日金

時恭来言矣身曰時事將有好機今夕君家大監當承牌招之舉內着戎

服由小路詣闕吾亦進領相依幕亦告此事云交通宮禁以畫換局

的窠堂古介行刑

金一寬年三十九上年六七月間往兇之家則兇之與人開戶密語曰君為領相孫與昌道德修字寬輩為何事此輩從中偷食云云此是金省行也省行謂矣身曰吾與兇之黨稍異汝之所聞不可輕說於兇之云云諸賊每以矣身為虛疎不為快言知情不告的窠堂古介行刑

李宇恒年七十五矣身在平山時李正植歷入曰李政承以獨對事為憂疑故兇之出銀二百五十兩傳于張世相自內頒送云頃年日中有黑子之變其時遍知天文者前窓訪金鎮普之第二子名不知者問國事及獨對事吉凶荅曰 上候方重可慮李相則無患云云遲晚物故

金克復年三十七庚子六月見李宇恒曰近日天變　國家病患應於此耶應於獨對大臣耶大臣死則吾先當死且此變或應於換局耶矣身曰雖換局令監帰卧楊州如古之李廣則有何患乎乱言犯上堂古今行刑

物故秩

白望刑八次金龍澤刑七次李天紀刑二次李喜之刑八次李兕之刑七次張世相刑四次李尚建刑十次黒世刑十三次李弘述刑五次趙松刑八次金省行刑九次金民澤刑八次李宇恒刑三次李尚馣刑三次洪哲人刑五次洪啓迪刑四次洪舜澤刑三次金雲澤刑四次吳瑞鍾刑十六次金時泰刑九次白時着刑二次并物故趙聖復刑五次巫正邪刑

允下後物故 李晛成瘦死獄中 玄德明錢仁佐金昌彦白烈并杖故

緣坐秩

金昌集子濟謙絞 金亨謙金用謙金養謙金信謙孫達行竄伊金午錫壬說為奴

李頤命子兜之物故李鼐之 宗益命竄 侄喜之物故

李健命子勉之述之絞 兄観命為奴 侄徵之翊之竄之竄 女貴愛孝愛婦阿只渾閨妾宝倍為婢 孫壽山孝山次山厄山竄

趙泰采子観命竄

李兜之 次玉連伊鳳臺為婢

李喜之　淑伊仇加金妸為

金龍澤子大材絞景魯文魯碩魯　先澤甯淑昌一愛五愛為婢

李弘述弟弘逵弘遂侄世格世趾甯恭婉為婢

鄭獜重子珀絞孚得彦得民得鄭璐鄭瑛鄭球鄭琰鄭琮鄭夔

重鄭奎重鄭甬重甯慶任延順為婢

李天紀　任伊為婢

沈搢子尚奎尚友甯

沈尚吉子載絞尚詰沈悟甯

柳就章弟惠章啓章　夢碩明碩　福基仁基　聖徵甯

金盛節子柱天侄時吉時喆時述時遠時發甯端愛婦順惠妾五

逢婢為

李憑子永童又得綏子敎重庶昆七揮世輝寬妾蘭香貴香永香婢為

禹洪采父相安子鳳徵綏昆洪龜侄鳳儀鳳翼鳳紀　禹璨寬妾木

任文鳳愛婢為

洪彥澤子尚寬好寬侄重載寬

趙聖復尼聖集妓

金春澤子侄德材亨材善材俊材養材用材昆延澤相澤福澤侄

聖材　海得驥孫并寬

洪哲人昆義人寬

金昌道昆昌世昌衍　得謙福謙明謙　壽伯壽河寬

鄭守寬子再興之禽捕斬仁獎竄

白望子白昉尚輝竄爲白立捕將李森捉刑撲殺

徐德修父禽伯竄

李尚醭爲尚詮竄

張世相　池烈伊并拏籍

李正植爲宜植　德興来興竄

竄配秩

閔鎭遠　以聖復發配也密地資送事遠竄朴弼夢啓又昌集賜死也朴往面訣且其子婦即賊集之女無意難絶極邊遠竄朴徵賚啓

洪錫輔　右揆請對敢以從何聞等語脅迫聖躬遠竄特予尹聖時朴弼夢啓

後又以永貞詩援出事請拿鞫 徐令過啓

徐宗伋 以賊復之疏謂之悖妄陪辨肯試蓋欲為右袒為救解之計島配

正言李明誼
徐京履啓

黃璿 金一鏡疏批凶人二字指斥禎翊不啻的然徵稟改下遠竄 司諫李真儒啓

李禎翊 頃年一疏帝思徵禍筆之於書逼尊之嫌全不顧是遠竄

掌令李濟持
平尹聖時啓

金鎮商 頃年循禮欲為望哭引伯魚事力沮之遠竄 尹聖時
李濟啓

朴致遠 魚有龍李重協論參者徑入府啓削黜 令竄

申銋 疏論按徵大臣趙崔緊出罪人之口鞫廳不為請拿云乞絕島栫

棘 大諫李
師尚啓

鄭澔　論尚儉獄後治恭者秘　慈旨遠竄 兩司啓　又金昌集喪行擇文
哭其文曰死生命也禍福天也極遐竄 李世德啓
宋相琦　論尚儉獄後治恭者秘　慈旨遠竄 兩司啓
鄭亨益　論尚儉獄後治恭者秘　慈旨亦遠竄 兩司啓
李宜顯　父世白當　聖上在東儲之日陰懷不利計宜顯世濟其惡協同
賊述贊翊幼言極遐遠竄 大諫李師尚啓
金有慶　為濟尹時以逆楨為補裨禹洪采金昌道聚銀貨之除劃給
之令出自營閑遠竄 持平金始煒啓不允
金一鏡又啓依允
黃龜河　不學無術仰人唇吻猥進草記還收成命遠竄 大諫李師尚啓
任埅　西栅銀貨者走所關文即任埅所署遠竄 翰厥啓

趙尚絅　頃當望賊乱招両相待命之際自謂此機難得奔走老病
大臣之家勸其上剳如申鋐之為及夫趙洽被拿其家屬恐有藉沒之
弊抱其財貨投入尚絅家則利其賂遺接置之遠竄特平金弘錫啓
申思喆承旨金在魯開留張鵬翼大將金昅魯府使金樑司諫金令行縣監金
希魯經歷姜碩經歷具鼎勳永別等憑藉北咨之来煽動中外洛下騷
然皆從此出遠竄献納權益寬啓
趙正萬　隱伏賊集之家謀議綢繆獨漏於十六人竄配之啓遠竄
特平金弘錫啓
俞崇　辛丑十月備忘還収時承旨趙剳批之嚴峻不以聯剳還下之意汝
陳啓極邊遠竄正言柳徵啓

尹陽来副使 俞拓基書狀 咨文敢以疲弱二字加之 聖朝及其與彼人問答
復遣疲弱之說又勝屬等語孚誣 君父極遣圍籬 司諫鄭
楷啓
李挺周 諳事權幻湾府料理盡帰私橐西土之人以銀府尹為歸遠竄 掌令李
景說啓
洪龍祚 虎龍、澤面質曰大小邑事只六七人同事廢謀與知者多金鎮
商洪龍祚為其外影云、鎮商則已授畀矣龍祚極遣遠竄 持平李
喆輔啓
李喜朝 為願集兩賊密結潛連此宗斯文乱賊国家妖人極遣遠竄 執
義李
濟
啓
李壽民 前統使時願賊之狡獰也舡運陸續豢養為事遠竄 掌令李
基聖啓
李廷熽 曾在嶺鄙多行不法其父相休亦以鄙官身死痛以賻物勒加
收斂且入臺時受慶州賊賂至發薦將削版之啓遠竄 掌令李
基聖啓

李倖　頃日備忘之下以禮恭居在蒼莊之地客不動念未乃辭仗請剡黜

後被寘司諫李師尚啓

李秉常

趙榮福

趙道彬

申晳

黃梓

愼無逸

李瑜

李喬岳　疏下黃昱誣尤菴事寘徐宗厦啓

安允中　疏卞萬昌誣尤菴事亦竄徐宗厦啓

洪禹著　疏卞申致雲誣尤菴事又以願集遺孽啓迪至親頭訟罪人

沮乱国是遠竄趙鎮禧啓

俞夏基　妖人相基弟也以兩家共編之深流謂其祖獨編誣詆先正前後罪

凶之梗棘也饋問相屬出候聖復接置天纪遠竄執義李世德啓

尹挺甲　以管城將凶賊私人行止秘詭遠竄特平徐命遇啓

李命龍　以賊黨妻黨敢言若用吾言撲殺少論則寧有今日之禍乎肆然唱道又以今番逆徵謂以打成逆賊詬罵無所不至絶當定配院啓

李志達　於志述伏法後操文往哭有求仁得仁有何怨乎之

語遠竄 掌令尹大英啓

黃尚鼎 喜賊帰屍之日船往其喪造給神主遠配 掌令尹大英啓

權應言一 喜賊家在官門相望之地往来綢繆賊屍還帰船往吊哭籍没 命下一循賊等敎之所請田民任自出給遠配 院啓

任勗 府使 以銀三百兩給天紀求仕於順命得差龍川遠配 掌令李景說啓

尹在重 奉朝賊魁為心牙大小疏章皆出其手遠配 司諫鄭楷啓

文德鄰 灵岩郡守 以喜之狎客喜之拿来時文書除出請鞫問後又分竄 正言吳善長啓

朴泰俊 曙沙察訪 匿喜賊於山村拿鞫竄 李濟啓

皇甫謙奉附托健命為世相腹心偽稱皇甫仁嫡孫冒占齊郎
島配獻納朴
彌夢啓
洪禹傳前監司當 聖上代理三司疏劾兵曹公事入東宮之命力
請還收遠竄持平鄭
延彬啓
朴泰登故水使朴昌潤妾子泰登締結健黨晉夜往来一依
朝官良樣傔人隨後烱籠前導遠竄持平李
延彌啓
金洙平安兵使當在南兵當道官世相謫去邊入營中解佩刀贈之
賂遺甚夥掌令金
維啓
削黜秩
趙鳴鳳僉樞代理告廟聽尼阿之言刪改初疏求媚凶黨削版院

崔益壽察訪以幻冷之妻甥賊復之內弟壁復証前賢啓代述請罷府啓又以
李世德踪削奪
李載恒慶水以賊述至親逆願密裨身佩密符出入罪人圍籬削奪
掌令鄭啓章啓
李復淵內禁將以幻集私人餽送絡繹請罷鄭楣啓
李慶杜討捕使以趙冷妻侄納交於賊集駄送銀貨以資三手削尹會啓
李徵休水使諂附賊集蹤跡秘詭請罷權益寬啓
李瑋郡守諂附賊集為其押客請罷金弘錫啓
徐行遠城谷以李翔私人為翔伸卞媚於晄成得差削版鄭楣啓
李箕肯郡守以願賊賤孽濫叨民社之寄請罷金弘錫啓

李寅英興海以公集腹心饋遺無數請罷院啓

朴瑞錫延日以公集腹心饋遺無數亦請罷院啓

崔鎮樞以兇之押寄削版院啓

李英甫永同士禍之作承受喜朝風旨自為疏頭削尹會啓

閔鎮綱軍威李淨玄風黃恭河聞慶以吊送屍護送喪請罷府啓

金守文禁都主張祕院立功於健命代述科製佶交於濟謙削奪府啓

李濟尚戶正任南原時出捐官芻孚資兇之削李玄輔啓

蔡之洪洛議盜名相門濫叨官僚汰院啓

李聖佐安城以賊集姻親任光州時精揀屋材送黑山島賊迪削趙趾彬啓

趙榮祿榮川以賊松嫡侄何敢守牧金始煒啓

宋宅相 務安 風附為黨請罷 持平李喆輔啓

李相成 三陟 諂媚權為請罷 李喆輔啓

李時蕃 投跡權門濫典藝輔削 院啓

趙備 安城 四為合啓備乃敢倡言渠方按律人乙亦按律渠削 院啓

梁彬 郡守 金雲澤謫關西也往遺中路龍澤籍產時田宅在本郡者減去瞞報請罷 院啓

尹世顒 正郎 黃尚老 直長 韓宅揆 直長 朴光世 參奉 俱以為邪風附賊削版 院啓

尹鳳五 洗馬 金致室 參奉 浮罪斯文見棄士流請汰 院啓

金翼亮 輦卒以附托內奴締結奢澤稱以金宗瑞後孫濫通仕籍削版 持平吉善長啓

柳貞章　以幻集腹心削版院啓

宋性源瑞興逆黨被謫陛儥餽遺請罷正言李普昌啓

壬寅九月金一鏡撰進教文指意尤極幻悚其改付標本文又有幾乎蹈魯肅鍾巫之駭機殆亦詭趙高沙丘之餘術云〻十月以誣微事柳鳳輝撰成陳奏文其指意一如虎龍息書一鏡教之仍差送陳奏使聞義啡鑑曰鏡賊既內結閹豎通其陰謀而教文敢引陰悚文字忍誣　慈聖與今上　殿下天壤之間豈有若此類乎教文出後在廷之臣無一人聲其罪者大諫金東郭弼弘劾鏡賊而明彥之為吏議也敬黜補東郭而不逐真儒之人銓乃單付出外彥儒與鏡一心可見矣

〇一鏡所撰進九月討逆告　廟頒教文畧云〻師尚致祥之飛語妖惡

自戊辰蒸禘之初敢賊奎瑞之閽夯陰邪在辛巳盍変之際云〻尚賴先大王止慈之洪恩允邁古昔獲令予小子不肖之涼德式至今辰云〻三十年醞釀蓋久幺徒寔繁一二臣敢憚其誰驕氣益橫孔汲仇荀之遺直吁嗟南柳尹崔之云亡冀顚莽操之做奸噫嘻瀕集健來之得肆云〻因緣征袖締結黃門銀貨錢財之資通賄於禁掖妖人劒宕之盡儲養於門墻一七於深宮外擬豫讓之釜劚賄千金於大国內翕霍顯之行杯瀕肴掌中養宇之書推戴之謀約已著裏裡矯詔之草廢黜之情快孔彰用隱語而欲除潛呼国舅之姓名發誓言而決死占驗日変之吉幺苟非猶子家兒皆是死士宿將日前得書於閽宦獨待如期夜半聚首於籌司密謀有定龍澤結姻婭之親密一聽指揮

天紀托里開之朋私陰受約束至於一覩之發語尤見諸賊之帰心昌
集使昌道因宇寛而交通尚宮陰唆縱省行與徐徳修而相結昭訓先
殲内屋戚聯伺動靜而成勢中權奴使擅生殺而立威一札更畜於
重震遷速数探於世相三木必出於外聞操縱輒要晛成倘或逐
宮城之陳兵殆不免禁城之踈血幸先庚而改紀神鑑孔昭待小望而滞程
異志欲逞大抵四凶之聯劄宗肇三手之陰謀林溥以謀害陳辨本無根
而孟浪李潜以向刃為慮可為徙薪之茂陵云乙健命願為兄渠為爾尚
堂性行特類集居領自在左右而聯席聲勢相依異国宣揚敢毀吾君
而搆毀残孽吮嚅猶作首悪而儱侗恭采本以逮得失之鄒夫密附言
纂之凶黨人心憤一天之共戴汝将安帰王法揭三尺之至厳其亦罔赦

云〻前後承款者二十餘人次第按問者七八箇月云〻已將送賊昌集
瀕命健命弘述望獜重龍澤天紀喜之罪之一視克復益標二英尚吉
世相憑宇寬昌道正植德修宇恒就章盛節洪采明佐處置正法
搜十百之秘藏兼獲佩刀之在匣寘二八之奸細莫非用銀之尋隙棄
不售於季冬噗餌麥之未猛機潛伺於初夏警煩飯之已蒸謀議差
出於大家巨室貨物皆資於列棚雄藩云〻事関　宗社既賙禍色之
消沮慶洽臣民詎緩德音之溢發云〻
討逆陳賀　王世弟不參魚有龜以胃陣不參
祭卯三月十二日會盟祭○崔錫恒啓自上　下教後當錄人分等而今
番上變外無可錄之人依　中廟朝只錄告變人例只以睦倧龍錄勳

超資付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全一鏡曰錄勳大事豈容若是草〻鄭
汝立伏法之後其時拔擢大臣入勳錄今此逆獄右相猶自按治八朔鉤
覈當為元勳錫恒曰忝鞫諸臣不許勳錄仁庙有定式今何可違越乎
一鏡曰李三錫之招渠聞睦倧龍之所傳言于咸原君此一款招問李三錫
則自有當錄之人矣沈檀曰李三錫招內亦後必欲除去咸原君有所云〻
咸原君若無預知凶圖極為周旋逆黨何以生除去之心乎一鏡曰自
上必有察知者快賜明斷 上曰依此為之一鏡曰咸原君魚有龍為
元勳既以 下敎會盟祭退行之意敢稟 上曰依為之○領敦寧魚
有龍疏金一鏡拈出臣名錄勳之私不勝驚惕處其單錄之為弱嫌其
當錄之無人咳唉揑合於鞫案之外欺罔天日要以張大勳券臣老迫

迸出都門汚衊未滿則決不敢更入修門云〻三疏許改○崔錫恒啓兩邊
捕將誠有可紀之勞盖劒貨是大段贓物李森設機搜出申翊夏亦同
忝其事且行藥一款事翊夏譏摘舜澤之奴箇〻直招藥之根柢畢露
其功不小此二人似當錄趙泰耆曰臣病甚久未忝鞫右相詳加嶽情依其所
達勳定好矣錫恒曰森當爲芳一等翊夏爲二等俌龍爲三等矣 上
曰唯○李森疏辨云〻申翊夏疏辨云〻院啓勳名不稱公議不厭至寢
李森申翊夏之錄勳名崔錫恒曰初無元勳故以李申 仰達矣今已
削勳依盧永孫例卑勳之外無他道矣趙泰耆曰豈必無中強求乎只
錄何爲不可沈檀曰豈可以同忝謀逆之人定爲元勳哉錫恒曰索無之
元勳何處覓來乎泰耆曰自古告變之人皆錄勳何可強索無功之人

而為之乎　上曰維泰者曰以單勳勘定乎　上曰依為之東城君瞻虎龍勳号輸忠奮義竭忠効力扶社功臣

會盟祭都監堂上禮判李肇捧血官承旨朴漑晋讀誓文官司果尹遜并加資執樽官校理吳含新知製誥李巨源都承旨李世最左任弼元右宋成明左副呂必容同副洪重禹等各給馬記事官尹容申致雲陞六捧血官文學宋寅明書寫官忠義衛屋章并叙○盟祭誓文尹堅時製進○東城君瞻虎龍教書李巨源製進○功臣領輯教書藝文提李肇制製進○錄勳都監堂上李肇李師尚郎廳李世德監校郎沈維賢監造官吳彦胄

會盟祭不參李顯祿尹鳳儀具鼎勳姜啓溥權昊李師益李含漑

尹得仁金昌發竄

功臣嫡長參祭人金聖廈朴泰錫申聖廈○府啓前正郎李重煥曾任全泉時本驛大馬借人見失年前年後還推於伏法李天紀之家請李重煥拿問依啓東城君睦虎龍疏臣於李重煥事有不可嘿者臣之事前後有二者一則庚子讒聖事也一則壬寅討逆事也庚子羣凶謀逆 宗社如綴重煥獨慷慨激臣忠義教臣謀劃遂舍生為餌於虎口製羣賊而遏三手非重煥 殿下安知有今日乎今重煥以借馬事所有嚴覈所謂借馬者即臣也送馬邀臣失其馬重煥還推之失馬之罪臣實當之重煥有何哉正言趙鍾禧啓庸龍伸救重煥盛稱其功果如渠所云而渠果實陳於鞫招則大臣宰有不為私論於論勳之理今於日久事過之後

因重煥被彈請虎龍拿問依啓後回敕并放

設討逆庭試取朴師昇等九人○修撰李匡輔啓前使李壎以健賊友壻鎮遠姻親討逆庭試禁抑其子終不赴舉合施遠竄不允○應校李世德疏討逆武科榜張文煒下末前縣監全定五察訪崔益壽謂以非逆而謂逆此科人不可入吾鄉使不得接足請嚴勘禁府啓全定五定配崔益壽削奪

右辛壬獄事合錄

英宗大王嗣位甲辰冬逆賊一鏡虎龍伏法乙巳春尸就商梟死師尚慶絞戊申討逆後鄭東等處斬一鏡追施大逆律乙亥討逆後鳳輝參奇就商師尚真儒明誼楷聖時宗履明彦益寬等并追施大逆律李光佐崔錫恒趙泰億等追奪○聞義昭鑑曰蓋自逆婢逆宦誅死之

後鏡黨謀益急而待使行先來册封若未準請則欲以朝廷權勢謀
動儲位若準請則亟造變書以上先已募得虎龍及聞完全之報乃返
唆嗾行訐虎龍本無賴賊隸薄有技能嘗撰冨貴發冢希望非分者
也其所納書與招稱以卞東宮誣以乃自做誣說一與鏡賊等流語意
同至若白望為　東宮告變而誣以亂言竟欲撲殺以滅其口彼趙恭者
輩乃鍛鍊成獄恣意屠戮甲辰夏府啓曰壬寅誣獄百般粧撰一例歷
僞其中所謂承服者或誣以如是則可生之矣如是洶拱則因作結案者
之或既書承服招辭卷其上端不令罪人知之勒令着名作為結案者有
之或以承服議啓而物故啓隨上者有之或以他罪人拿来停刑為啓旋
以承服結案書出者有之或已被十餘次刑全無知覺而所謂承服搊

後ㇾ詳㆑之決非垂死人之言者有之此等粧撰之跡不可不明覈其時書吏羅將并嚴問書吏李晥俊供曰承服議啓而物故隨上者張世相也世相累次受刑精神慌乱唯問僅作遲晥之語故以問目及遲晥二字作為主意以成招辭他罪人拿来停刑為啓旋以承服結案書出者李宇恒也其時他罪人未及拿来前病危慮径斃即為遲晥取招罪人氣息奄ㇾ不能成言亦以問目及遲晥二字作為招辭未及其結案而物故矣 上敎曰其中鄭宇寬金昌道之招豈有若此之招乎雖日出朝低初不掛眼矣世道陷溺乃至於此孫荊佐招曰尚儉自兒時受學於沈益昌而一鏡往来沈家與尚儉聚會尚儉所受皆其指揮矣益昌子廷玉招曰尚儉家一鏡往来非止一再尹就商元徵等往来謀議換局一鏡曰以吾之文製疏以進而有尚儉之周旋則豈有

不成之說事乎一鏡之疏在內主張言出疏批者尚儉也凡老諭疏章從中阻遏者有道也誣獄疏決時　教曰虎賊變書中乃曰洗　東宮雖洗之誣宗則渠以雖洗之名加於予也虎賊既加予以陰凶之言則按獄之臣請治可也只以按去此一段為請者外為好言其巧計尤巧如欲究問則獄事不成則只請按去其可忍此者哉一鏡之辛丑疏與虎變書一也以鏡疏謂之為　東宮疏者既妖儉幻矣之說也儉事不成變書乃出三手中所謂劒者人之相贈以劒者多矣此不過龍澤偶以劒贈白望而虎賊仍以湊成者也以藥言之爽宗尤其誣罔至於池烈　先朝老尚宮也渠以老宮人有何冀希而乃為迸耶適為虎所知故引以為證渠安敢乘喪矯制耶且其時已死矣

○乙巳須教曰伸故相臣金昌集李瀷尹健尹趾泰采之宜復賜謚

李晬成洪啓迪金雲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慤李
尚穆白時耆金時恭等還其職牒贈其爵秩并見
英廟朝

景宗朝下

辛丑尹志述正刑趙重遏恤典擧行壬寅春金一鏡筵奏　殿下既居千乘之位則私親生育之恩宜有追報之道崔錫恒曰別立祠宇別立称号恐合情禮韓配夏金滉金始慶朴弼夢李真儒所奏皆同

○司直鄭亨益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殿下若自內間就其舊邸之祠益其供享之節則可以得伸私情無悖　先肯而立祠邸歸終有歉於遵　先之道彼一鏡以下何足道而為大臣者又從而和附他日地下將何辭對　先王乎

○領樞金字杭疏昨年鄉儒之疏　殿下特降備忘辭嚴義正有以見　聖上抑情制私不意反徃之論忽歸於

遂中是何私耶立祠建号之議非淺慮之所及也云金一鏡有銘金守杭所謂昨年鄉儒蓋指趙重遇也　聖上嗣下燭臆何及教彼何嘗不聞而隱然以弊蕞義正等過矣補袞又曰彼葦既殺重遇之後謂殿下淺深已覘之走述誣辱　聖躬幺言冈極彼葦亦嘗不出空桑其何敢然詩之河廣章范氏論曰天下豈有無母之人生則致孝沒則盡禮而已臣請追報者即沒則盡禮之謂也彼謂反任之說何據也私第建祠神位書嬪則　先大王為　殿下伸私恩之地固自有格何嘗阻從如彼葦之論者哉○韓配夏疏備目晉明帝毋荀氏為元帝所遣而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及其卒也追封穆章君朱子時書之意亦可知也穆章之封即臣建号之意也別立第宅即臣

立祠之意也亨益祖述述述之餘論必欲使　殿下絶去天倫不以親待之至於大臣反經之論云者尤可異也倫絶恩廢然後方可合於經耶　殿下追報於私恩者初不干涉於　先朝而憑藉於不敢言之地以為裁制君父之計　殿下僅斬一系述而復使系述之後乃敢張目而起云云宋寅明孤子無嗣母無禮經大防則補号不當追加仲子之宮春秋所譏則廟宇不當別立我朝　宣廟之於昌嬪　仁廟之於仁嬪恩義之重何間所生而皆因其舊尚未有追加祭之祠亦無別建之廟豈非今日所當法者況事關先朝尤為別為伏願毋棄亨益之議為崔錫恒尚亨益三年無改之說敢為驅螫之資　先朝末年許其建祠於私第璿源寶署　王子名下褫嬪出三字此必仰稟　先王而刊行　殿下建号立祠情禮之所必行而

了不得于陵於　先王處分云云及茅舍正佐即李台徵主簿張世文
典籍鄭思大等疏頃年咸一海之疏進所懷　先大王痛斥之教昭揭日星
向者趙重遇嘗試之疏我　殿下特降備忘而遠摩今日在庭之臣尊
昧　先王處分之嚴欵累　聖上遵先之孝此出於邀寵固位之計如一
鏡革固不足責惜乎大臣但知私附不思匡救也金演疏臣按朱書萬正淳
問為君父私親之禮朱子荅以別廟又按春秋傳曰禮有為其妻等宮使
公子主其祭然則伊日諸臣所達不悖於先儒之訓又程伯子之言曰雖尊
意於正統豈可盡絶私恩。殿下既承大統則是為我　仁顯聖母所生
若漢章之於明德而其於私親又豈有便絶之意也彼乃敢以　先朝處分
之說盡傷我　殿下情事平云云李真儒啓辛巳大臣收議曰賜以長生殿副

咒以生時品秩治喪依此舉行判下令　殿下別立祠宇令有司供進奈需
未知於　先王之道所改何道耶亨益乃敢藉重於　先朝以為操切　殿下之
計者抑獨何心向者仁章里遷空也雲觀相地禮官敦迫道臣董役　先朝尚然
況今日乎一自改紀之後此革嫁禍之計靡所不至亨益前疏尚未下批而沒
沒投章脅　殿下誣廷臣豈不痛心云乙金一鏡又三疏亨益鄭正聲不逞誣
先朝辱　當宁陰欲為建德報仇之計云○持平趙遠舍啓鄭亨益遠竄
朴彌正削黜○生父李箕重金樂曾俞迪基尹心寧俞寂基金樂祖沈廷虎
金述曾李奎采沈廷紀洪啓重李彥世徐命臣尹汲尹心雄鄭彥燮金元
謙安允中徐宗聖俞彥鎰等疏河廣章下註彼革每引為說河廣一章專言
不可過隆之義朱子訓朱氏說詳矣渠輩汲證單行句語甘於悖經之罪至於晉

明帝荀氏事是書所載只是封建安君一条不過目中之起事而已豈有褒揚之理又其被譴元帝掌宅供奉等事皆不載其中渠從何得見自不覺見誣因之帰若其璇鍑者當時掌事不能糾正之責不免公議之作今乃欲藉重為口実以欺我 聖明也○丞旨朴彙登啓即令立祠建号情禮當然向来幽黨前既杖殺重遇後又營護賊述使 殿下不得措手生員李箕重等百餘人一疏與亨益翊正等一串貫来特降明旨以正其罪○趙泰耆劄 祖宗故事有可以傍照在昔 元宗大王私親祠宇墓所追封之節今可拟而行之至於別立名号於禮無徵只令禮官定其祠号以寓 聖上哀慕之孝恩實合事宜○副學李明彥疏進臣以追報陳達半載尚未擧行臣竊惑焉或者有以仁嬪故事為言而仁嬪之於 仁廟親為王母則與

今之追報所生情禮有間只稱嬪号似欠殊号之義嬪字上特加一大字又用德興大院君立廟本第例別立廟祠於本第享祀一依仁嬪例亂行伏願議大臣克定大禮○前正郎崔瀣上疏殿下自在春邸備經変怙若其幽言逢疏至于任敵而極矣今至二十年之間一任偃息令幸賊述之首已懸葛街如任敵者亟令有司快正王法老述所懷書進時齊儒同參者及趙徵金樸之相繼投疏者尚無竄殛之罰故亨益之絶悖鄒正之無厭若此不已亟將齊儒同參者及徵樸亨益鄒正等一并置辟又曰故參判姜世龜辛巳一疏羽翼春宮伏願易名增秩遣官致祭○忠清道儒生許璧疏辛巳之変尚忍言哉　先王令既下則殿下雖欲竊負而不可得矣日月荏苒北禩寒暑履端之初此事不

可後也巫蠱之獄自古不實漢武帝皇太子不得其終我　中宗後宮王子皆被其禍況此妖巫賊婬之言遽成斷案在　殿下自盡之道宜下哀痛之敎以慰地下之冤而隱忍三年尚未為此者何也豈或為遵先無改之說所沮止耶己卯之冤　宣祖實之己丑之冤　仁祖實之苟知其冤雖在　陵下猶雪之何獨於今日不思所以雪之乎況　貞陵罹於太宗而　顯廟復封之　昭陵毀於　世祖而　中宗復奠之及夫　先大王端宗追復姜嫄追伸當法　祖宗又在於是又曰倘以孝子慈孫有不可掩者則伸雪之恥雖不得提論追報之典亦不可已夏禹為天子其父雖如崇伯祀以南郊何嘗以得罪於大舜而絕之乎　斑伸為侯則其父雖如秦度而享以宗廟何嘗得罪於武王而絕之乎此為傍照之明驗也漢

戾太子與皇后廢圜卒綱目特書殺則太子母子之罪有不可逃者然而宣帝嗣位其祖父復為太子曾母復皇后此宗廟發於人情合於天理孰得以不可乎又曰徵縈呼籲九閽終全父命匹婦之孝有如是子為萬乘之君身抱九幽之冤伸暴無日使如徵縈聞之以為如何也云〻○清州儒李德培疏乱賊何代無之而莫今之賊也擅天朝綱敵撼天位其機已發於戊辰定号之日其流必躬於昨年節目之議無君之心自有傳法一自　殿下誕生之初乱賊之輩已有陰害之計致祥師舍之罪　先王洞燭而深輸大計早定国本幽臣時烈敢列不敢列之宋朝故事顯有不滿之意壽興龍翼諸人迭相阻遏當時王法僅行於巨魁及至甲戌餘孽復辛巳之事尚忍言哉　殿下遭罔極之

愛釜瑞禎朔等乘機逞悪僻野老臣忠憤抗疏至陳子母鹿之喻羣
獄齊起竟準投畀自是厥後春澤漸成之世白張大之柳抗之疏出而
羣情愈究人心皆悲　殿下私親特以　殿下為子故遺此罔極之変至
於林溥之獄石利二字雖以函集之賊心亦不敢諱而畢竟撲殺李潛
鏊盡腔血請討向刃之賊　殿下得有今日莫非斯人之殺身之所力也
又曰瀕賊猶對中外涵之元老舁疾景像遑遑至於昨年脩請
代理之疏而極矣目時烈至今羣賊一串貫来　殿下危迫在
於呼吸何幸　祖宗嘿佑我　聖躬起逆廢之諸臣畀討賊之
大權首冢罷擢身居鼎軸者敢救老述則致命向殺士之說莫
怪乎亭盖弼正箕重等接踵而起動辱　殿下少無顧忌也又

曰今日懲討不但以四凶為首必以凶烈為鬼為烈之爪牙心腸者一并以逆勘律抱忠賄辟飲恨泉壤者亦宜昭雪○忠清道進士吳斗錫等四百餘人疏先嬪誣辱之寃胡至今不伸耶伊時獄情不過曰設神壇也埋雀鼠骨也先嬪神壇之設為保 聖躬也至於雀鼠一節若往年所埋則必有所傷宛然如昨此辛獄至今致疑者也漢時江充與蘇文等誣定太子而陰教胡巫造成木人則辛巳之獄安知不由於此乎其時大臣崔錫鼎劄設有難赦之罪為言設有二字明有深意秉筆李肯世則抵死爭執忝判姜世龜疏引子母鹿之喻永肯申懷疏則曰使玉石俱為區別嶺儒柳杭疏則曰誣獄歷套林溥之疏則曰一種陰邪之徒有不利之心京儒李潾疏解溥疏而則春澤謀害之跡畢露無餘則誦賊之嫁

禍於先嬪者豈有專由於謀害　殿下乎然則先嬪遇害以　殿下爲子故也又曰乱甩時烈當　殿下定册之日敢引宋朝事則辛丑之漸已兆於時烈矣逆臣师禹致祥亦以時烈之黨并伏邪刑則辛獄之漸徃發於师禹致祥矣幺人春澤又以师禹致祥之黨不利之說出於尹陶禹之招則辛獄之漸畢露無餘矣及辛獄之成也世白進凶言東彡進幺虺竟致罔測之禍奎瑞重恭禎頊之徒徃進幺虺皆以罪人之子目我　殿下則請賊將欵謀害　殿下先禍於先嬪者無餘地矣賊臣昌集按治其獄陶禹招中不利　東宮四字肆然拔去此與春澤和應之致也又曰辛巳以後幺黨益熾柳沆姜世龜則腐逐之林溥兄弟則撲殺之趙重遇則杖殺之至於鎮南則阻柳　殿下之望哭此則俾絕子道之計也賊述則唱

起劾論此則淪罪先嬪之計也昨年湖儒三千嶺儒累萬連上討逆之疏兼進辛巳之事時司騎省從中阻擋啓迪則凡有為先嬪之疏一并以竄逐杖殺為主聖復昌集願肯恭采健肯之後投疏進剳謀移 天位宇杭亨益弼正箕重寅明換面送出牢塞建祠之議且先嬪於冈赦之科驅 殿下於無母之地而惟彼恭耆身居首席終無一言抑獨何哉臣等以為先嬪之冤枉可伸追報之節特其第二件事云云前典籍李三岭直閣鄭翻正郎崔鎣都事李嘉運疏辛巳之事變出睽睽江元木人之變申生孤裘之難往迹難掩獨非奸人之搆成乎嶺儒柳沆近千人疏卞虔誣而竄於海外林溥等數百人陳疏謀害而殞於杖下京儒李潛疏論向刃 春宮之狀而抗節桁揚国人之稱冤可見也云云嶺儒

李德枸等疏春間追報之請塞責而止伸卞一節畧不糸論乃敢擬於不敢擬之仁嬪何也昔年賊敘凶疏甚啓只請編配何遂黨推戴者願賊也凶謀醞釀者春澤也遂睹其叛狀於十七年之前非李潛孚潛疏左右前後莫不向忍　東宮者至三手謀而驗矣願奬李潛拿鞫敵賊然後快伸先嬪之冤使不至於無母之域云○京儒權鳳瑞疏請洪啓迪尹志述任敞罪金李兩大臣戮屍乃伸辛巳徵○嶺儒崔鳳儀疏請伸辛巳徵○尹淳金始煥朴弼夢沈珙等疏斥李使培許璧等罪許璧定配○右相崔錫恒啓李明彥論追報以某府大嬪為定依此糸行祠守本宮內營建墓所守直定十五名四時忌祭需依慎嬪仁嬪例封進　上曰依為之○吏判李光佐疏陷躋有私孚之嫌不如因舊勿

改云〻○癸卯五月判敦洪萬朝疏　殿下悍衛宜謁私廟而一年二年荏苒至此寧不歎然○楊州儒趙宗世疏請雪先嬪寃〻駕幸私廟追行省墓云〻癸卯六月大嬪墓　擧動○大嬪房奴擊錚原情国家以外孫奉祀外孫貪賤無守護祠宇之道一箇直孫罪錮於千里之外祀將絶云〻甲辰又擊錚伏乞立宗　尙特放竄爰終卿輩啓請還收不允

壬寅三月至甲辰八月疏啓草○龍仁呈左相崔奎瑞疏近日逆徒不得奔問終未參賀班乞付有司明正其罪狀　先朝曾以国有大事一不上来明臣之罪仍有枚卜寒心之教敢以議政官啣帰拜　先王乎○禮曹啓德興大院君奉祀擇定事右相議弘述至於孚籍弘逸以弘述之兄奉祀重難自弘逸以下并罷俱金一鏡啓収諸宗議擇定進士李

弘模超通政付都正奉祀○正言鄭壽期疏曰故副學趙持謙故執義
韓泰東義折奸萌為士流標權奸変乱立掇祠宇薦孫詐誣名臣抱
誣臣謂持謙祠宇斯速復享泰東受誣事鎮商方寓雖不加罪其
書還収以彰両臣擊奸之風又曰左參贊姜鋧宗錄之任左賓客洪萬
朝賓僚之任宜可遞改又睦来善無母之罪可勝誅哉金吾因其孫天
任上言請復官金吾堂上沈檀金兜重柳重茂金一鏡推考還寢来
善復官之命○正言韓师得啓慶監東鄰以辛丑亂配餘薦畧請
稟秩周恤謫客如保親戚請罷職依啓○正言趙翼命趙鎮禧啓李
德壽称以世交附麗賊集賣友献諂蕩不除称以陳戒營救脫成肆
然無忌請罷職不允○權盖寛金重淵洪致中奸佞之狀筵啓

詳矣前冬備忘之下渠在御列柚手傍觀未乃爰憐亟黨穠擢八座請還収之用之爾洪致中疏辛丑事其時罪待松都而聞報最晚才詣都下庭班已撤今乃勒謂之柚手傍觀云乙李聖中啓洪致中向被權凶吹噓冒占八座国事綴旒曾無一言之救心迹有不忍正視請罷職○正言朴彌夔啓金演不合度支之長李德壽金啓煥鄭錫三不合玉署○癸卯領相趙泰耆啓辛丑変時故判書權珪抗疏遭刑宜加褒贈依啓趙泰億曰柳復明當庭請罷時挺身立異擢用何如上曰依為之沈攸曰故幼學李潛故參判夏鎮子也曾在 先朝疏陳殿下在東宮時謀害諸凶有前後左右莫不向刃於 東宮等語及白望招出如合符契先見之明非人所及宜褒贈 上曰依為之○刓

學林柱極擊錚原情矣身父溥當　先朝丙戌　聖躬在儲誤陳忠
愛身殞桁楊盖辛巳之徵謀害　東宮之說出鞫招賊集輩掩匿不達敢
及奎瑞等投疏因剿匪父疏而暴之謀害　東宮四字悍於凶人舂澤舂澤
拿致之後禁吏以徵巧模矣身伯父泓筆迹中間作匿莫非舂澤之黨
也矣父流島儒生李潛偽疏曰溥疏宲出　宗社大計而潛杖殞矣父復
繫囚三箇月弟兄一時罹禍伏聞近有李潛褒贈之命矣父湔與豈不
極究乎云〻○兩道儒金壽龜館儒黃昱等疏作先正宋時烈請復尹
宣舉尹極宜酋趙恭壽崔錫恒請從儒疏　允下安允中郭鎮緯
疏下并被竄金范甲等疏請黜道峰書院配享　允下姜祖烈羅
迓一朴萬源等疏下并被竄○持平申致雲啓一種陰邪遞相祖

述權尚夏李喜朝鄭澔之偁寔繫有徃尚夏本一庸鄙蔭散掇拾
僞名喜朝之邪險澔之潛毒其欺世禍国之罟烈於洪水猛獸澔及喜朝既
施扳昇尚夏不可以既膠置之請追奪官爵連啓當願賊獨對之日尚
夏身居三司終一言及至告　廟有旬詢于大官集則阻遏夏則不収議
表裏和應此與喜朝之職在臺長越視君父之危澔之援進凶疏顯訟凶
賊之罪曾無異同云乀荅權尚夏依啓幼學洪禹著尹萬東李德濟李
規鎮金致福柳楚徐命臣等疏今日先正宋時烈享祀黜奪凶穆之院享屹
然世道無可言又有致雲者誣辱先正臣權尚夏云乀致雲即逆冕之曾孫
也以逆豎為客之宗華為祖以棄嫡乱倫之輸為父渠何敢自比人類至以凶
逆不道歎敗彝倫等語加之於先正卽其所讐国及君徒父子七字正所

以形容渠三世罪人也陰通鄭虜搆禍本国真所謂讐国也附麗賊
竪同謀密參真謂反君也仇視其侄欵移宗祀真所謂絶父子也彼其
子孫惡怒善類非一日矣云〻持平趙鎮禧啓国法才行幽氛益肆
究厥源委寔出於詩禮之誤此憲臣所以請正權尚夏之罪也洪禹著
以瀕集遺孽啓迪至親顯訟罪人叛乱国是請洪禹著遠配依啓〇京
儒金弘錫等上疏托以牛溪卞誣請追奪宋時烈官爵又請削金昌
協職名請又以成文濬配享坡山書院前府使魚有鳳前副率李夏
坤疏亦尤菴誣正言趙竑彬啓戚里干預朝論魚有鳳自称金昌協門生
伸救送屬請罷職不叙 菴勿煩〇正言李廣道啓前府使沈廷輔戊
戌 先大王親降御札諭立後之意迓輔取從宗廷胄子師淳為子実

師淳嬰恠疾夭廷胄察宮婢輦形迹窮訊皆以廷輔之埋幽之致情
迹畢露妾子師孟敢生獨脫之計納其諺札即鄭澔妾為師孟亡
弟之妻母者陰嗾師孟之妻賛助幽謀書也師孟母子意望在永重
視師淳如仇果為造変師孟發母密札證母罪要忍為獨生計廷輔為
保全師孟之計使其妾自斃使不得窮覈請師孟及鄭澔妾囚禁
嚴刑得情依啓○正言趙趾彬啓前副承李夏坤不念幽黨之不
可同事戚里之不可聯名醜辱士流無不顧藉請罷職依啓○領
相趙泰耆卒逝啓左相崔錫恒以李光佐拜相陳達卜相右相李
光佐○承旨入侍時　上曰大臣無恙左相拿鞫嚴斬玉堂為匡救
進伏　上曰玉堂并拿囚承旨罷職都承旨李真儉在賓廳請還

收之際　傳曰一時之大遺有過私承旨史官更令入侍左相
遞遣史官慰諭事　下敎右相李光佐入侍熹達左相嚴旨亦
在還收乎上曰崔惇恒之習極為無嚴右相伸收尤極非矣光
佐更達　上曰固亡則亡矣臣子之待君父豈容若是左相崔
惇恒極遑達寬光佐更陳縷〻承旨李真儉亦達　上曰真儉
則默光佐又力諫　上曰然則過矣推考光佐曰大臣無推考
事矣　上無答啓崔惇恒待命勿待命事傳諭答惇恒割一時
之大有過當之擧既云悔悟卿其知心〇右相李光佐啓閭巷
小侍女選擇事驗捷云一依正法良人女子更勿選入上曰依為之
〇掌令朴長潤啓瀕賊所撰誌文改撰事云〻右相李光佐說先

朝廷午有請改 先陵誌者 先大王以為穿破獷宮為不可只令改撰付之史官今例已行合宜領相崔錫恒改撰雖正廟哀慕至極難 傳曰安徐正言黃最啓改撰斷不可已 上可依為之

甲辰進士姜浚明等疏請贈領相姜栢年清州組豆之祠特為宣賜事進士鄭鳳徵等疏文救之尹宣掌贈答判其文辈云忽忽廷先正言尹拯西賢悼山祠乞宣恩額家禮淳流尹宣掌俯賜講論之王彼此無間前相基請其祖獨編權尚夏鄭澔之後浚等尹拯歸于掠美歸己并請卷首 先大王命火其文不幸既火之書復藏秘府仿欲取其序文更火云云幼學高明樑等疏臨攻有故副學全緅故判書全集祠贈吏判趙泰億特許合祠 幼學安愼等疏文批云尹

宣峯桐在臣鄉乞以文忠公尹極并享李真李真仗等疏撤先正宋時烈桐院置設者右相李先佐請只收恩額等陽院外皆收額○右副李仁復疏向日寧臣以撤先正臣許穆院額追奪也何言也歷數名儒其有如穆之粹然無瑕者宇院啓李仁復改啓之初乃以世所謂四凶等語筆之章牘中不敢直斥之加之以世所謂三字何也又於疏論許穆院額事以先正二字粹然加之且以粹然無瑕為言請罷職依啓○龍仁星領相崔奎瑞疏臣當初屏退既不得以情宗仰暴於 先朝故二十餘年未嘗以私身自處自以於人皆 望朝儒臣薛瑄見曹石豹盛謝病而歸後果石作亂害刘痛與犯潤瑄畧無一言動處林下八年而終臣所遭適與之相符之於辛巳壬午丁酉不啻以一言輔 宣朝辛丑

冬禍機已迫故趙相奏寄移書勸臣赴急臣執書以泣而終不得動身以此事狀可以復出世路乎臣以暗昧去国負 先朝又以不赴国乱負 殿下以其有自廢一節今乃棄臣自廢之節臣何立於覆載之間哉云〻

持平李匡德疏豊昌府夫人移窩駟湖年衰病篤目前相依只有一鎮遠遠謫一朝溘然毋子不得相見則 先妃在天之靈豈不痛懷伏願特放鎮遠云〻

○左相崔錫恒卒逝啓錫恒形貌奇恠入翰苑李玄祚詩戲曰何物奇形院裡過望之堪笑又堪嗟攐来兩眼如舊宛步上階類躍蛙手掌飯匙如扛鼎口橫烟竹似吹鑼人間恠事吾偏見始覺今年厄會多一时傳笑业使曰吾来東国二壯観一緑光亭一崔尚書可帰記中国云崔為侯伯时新

近一妓仰睨笑之祥將捉致將罪之崔曰吾或對鏡不覺自笑
況他見之女子勿罪
甲辰八月初旬 傳曰申時昌慶宮環翠亭移御葉房李光佐曰
傳啓 聖候彌留今日為始率諸僚直宿○二十三日都提學光佐
啓本去着備稍近司饔院校未敢啓稟米飲連為煎入二十四日
王世子周內殿下令錦平尉朴弼成勲都全後行雍食主洗維賢
入侍事 下敎 王世子下令 宗廟社稷三角木覓等處祈禱祭
即刻設行 內殿咸泉君奐有龍起復入侍 令曰宮城巡衛
二十五日丑時 上昇遐于環翠亭 王世子下令曰被髮之子容子問
謙仗之 令曰小斂明日進行事分付二十九日禮曹副仗節目 令

曰今遭崩天又見不忍聞之單心膽欲裂此單還給政府幸百
官速辭副位事　令曰更勿斯言少慰予心連達連不許○二
十七日李光佐達梓宮內廣不足只過二寸　孝宗固恤附
祔用之令亦更無他道　答曰稟于　坤殿則附祔為之為教
斯速擧行○禮曹達曰被髮共髮不被問于儒臣則以為五禮
儀凶事条有　王妻子大君以下被髮之文　即下於大行大
王有繼祖之義一依五被儀采行送合被儀　答知道依議施
行○三十日　王若弟副位欲教以文趙素優紫進○司直李
仁溥疏　王大妃服制以齊衰朞云此何被也　大行大王
以嫡面長子作面社之主矣　慈聖受服經禮所謂齊衰三年

者必議者雖以国制為言而 歐南未年覚悟聖正務非已行之国制乎況 端懿王后丗表叶兩殿服改以暮年不用大功盖取嬸子三年之義而令於所重之地及救而行之抑何意哉答問議禀處李先佐説 孝南 歐南登遐時 慈聖服制連用国制乙何雖因尹鐫言有改磨錬之未厥後 端懿王后服制聖批明以国制為断其所改定亦不出於国制則盖取三年之義云者何據而斉也云乙賛善鄭齊斗説署同依議施行○府啓 大行大王初偏徴差諸御醫不能對症進藥迭試攻補遘丕同極論御醫并命定罪主簿李当胤以数詳醫理得當議藥之列而必樹其見迭試攻劑及夫大漸退去偃卧於永僖殿齋

室請拿鞫處斷臭有範下敎入侍以生布麻帶進請　大內事
體未安改院不能搔擾該承旨推考　答依啓○權聖徵方震
夔許琮白興祿金壽煃玄悌綱李公渰遠竄諸醫削職右相李
光佐因御醫拿鞫啓待命全召勿待命事傳論○領相崔奎瑞
二十七日來請閫外即為入來之意承旨往諭回啓臣伏閫前天
之痛蒼黃罔極僅得達垂死之狀近侍目睹未由趨承伏地
哀痛敢諭再啓四啓小臣負罪　兩朝合被萬戮今日又不能自
盡臣子之節云云敎諭三啓四啓臣倘蒙先解職名可以少延
次史之命一近衆親云云又疏司直無肅拜云願以司直崔奎
瑞入來書單入呈　殯殿云云　答可不從允以安卿心謝恩行司

直崔奎瑞

相臣條

領 趙泰耆 字德叟 人号靜谷 師傅子 追施追律

左 崔奎瑞 字文叔 人号少陵又 良斎又魚谷謚忠貞

左 崔錫恒 字汝久 人号拙窩 鳴吉孫傅鼎弟

俠 李光佐 字尚輔 慶州人号雲谷文翼 白沙元孫判官世龍子 追奪

清向錄

尹趾仁 字 坡平人号 到書

宋廷奎 字文卿 人号 梨湖監司

金斗南 字 牧使 人号

姜儁範 字 晋山人号 郡正

李明俊 字潛甫 全義人 考
廟庭配享

李濡 字 人傑之父
見肅宗相臣條

閔鎮厚 字 呂興人
謚忠文 兵判